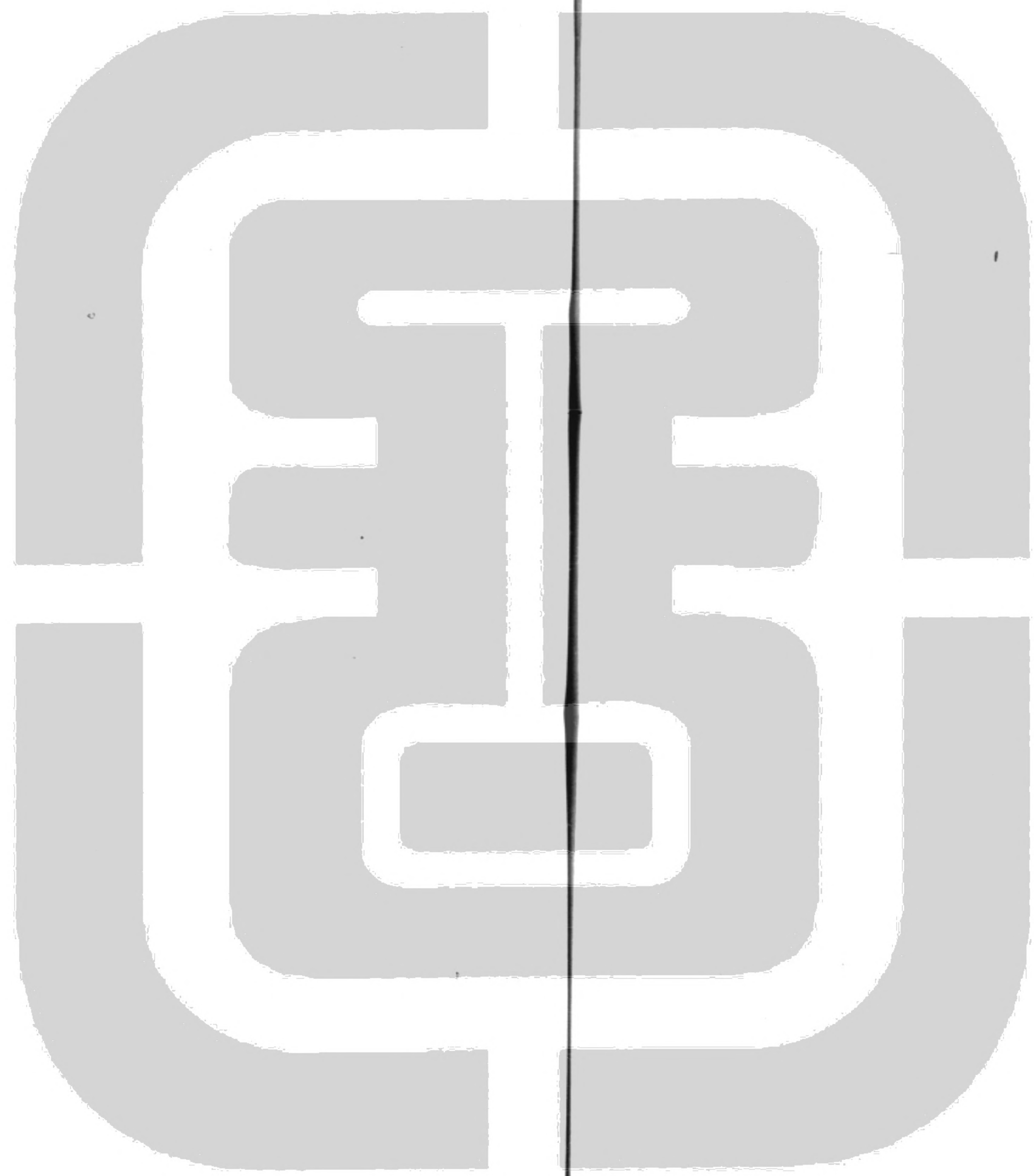


世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問答

問理明誠格問帝章

禘者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謂如本朝太

祖是宋開基之祖僖祖太祖皇帝又是始

祖而上古黃帝乃趙氏所自出之帝也祭祀之

禮遠及於始祖之所自出無乃太遠乎蓋萬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

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

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

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有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如考妣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人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惟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苟能知此理矣至鬼神之理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

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

問媚竊

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然於門人弟子則或峻其詞以規傲之如曰野哉由也如曰小人哉樊須也如曰予之不仁也蓋其視門人弟子如子弟其有過但當峻責若一時權臣小人平日未嘗相孚一旦發非理之問聖人之答之也既不可順指以求合

又不可忤意而招禍故其言從容巽順若無所觸忤然皆本乎正理而未嘗有一毫之阿徇如答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陽貨曰吾將仕矣皆是此意其對王孫賈不曰媚與與與不可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陽然自省平日所為弗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本青孔子之不仕孔子對以吾將仕矣其意謂我未嘗不欲仕且將仕矣但不仕改爾其言謂然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不違忤所以為聖人激觸取怨雖直言激觸者不失為正然比之聖人氣象則猶未免陷於一偏必如聖人之道德宏大自然有以存養使心平而氣和則庶乎其近爾程先生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

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

王孫賈衛之權臣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傲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亾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問終食不違仁

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之間而不苟此一節猶是麤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是存心養性細密底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之

事可以勉而至者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有不失其本心者到此而猶不違乃是至細至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此三節乃進德之始終若無麤底工夫作根脚基址豈有能進於細密之地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終食不違之地能終食不違矣然後能進於造次顛沛不違之地用工之序蓋如此正與前章無諂無驕樂與好禮相似當考參而熟玩也

問志於道

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南軒先生嘗曰天下無間界底道理欲做好人則不可望快活要快活則做不得好人此之謂也南軒之言雖麤然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

問忠恕

天地

聖人

誠

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晝必明夜必闇夏必熱冬必寒春必生夏必長亘千萬年如一日不曾有少差繆此天地之誠也仁貞箇仁義真箇義存於心無一念之不實見於事無一件之不實形於言無一句之不實而百行萬善備足無餘此聖人之誠也天地只是一箇誠字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是一箇誠字萬事自然各當其理此乃天地聖人

之事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忠者

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

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

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孝

朋友當信事上各盡其所有忠而後有恕

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如有形而後有影在聖人則曰誠

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則須用着力

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

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

推也然學者若能於忠恕二字上着力於盡己

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
位誠是自然底忠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一貫之理本是
言誠曾子恐門人理會未得故降下一等而告
之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但學者須是
自卑而高自淺而深不可躐等妄意於高遠而
實無所得耳

問仁字仁而不佞章

仁之一字從右無訓論語一書九言仁處只是
教人以為仁之方而已孟子曰仁人心也最為
明切然亦只是說仁者人心之德而已初非以

人心二字解仁也自漢以來儒者類以愛字說
仁故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殊不知愛乃仁之
用而未能盡仁之體仁性也愛情也性中有此
仁故發之於情則能愛仁猶根也愛猶枝葉也
有此根故有此枝葉然便指枝葉作根則不可
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心是愛物
然可哀可憐者則有惻心是愛乃是仁中發出來譬如
有物在中而端緒發於外也愛乃仁之發見處
便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以用為體也所以伊
川先生不取韓子博愛之說以為仁自是性愛

自是情以愛為仁是認情為性然其解孝弟為
仁之本却又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與前
說頗似相反何也蓋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則是
以愛便為仁伊川曰仁主手愛則是仁之為道
生於愛而已非謂仁只是愛也蓋五常各有所
至仁主愛義主宜禮主別智主知愛者仁之用
仁者愛之體仁雖不止於愛然見之於用則莫
切於愛緣人之初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
所以合下便有此仁天地之心主於生物故人
之心亦在乎愛物也



仁所以不講仁之
仁言心之虛明知覺九疢痾疾痛便知便覺即
此是仁無垢張氏又從而推演其說於是百十
年來學者又以覺言仁殊不知知覺自屬智仁
者之心固有知覺但以知覺為仁則不可學者
但於知覺上求仁只要胸中虛明無滯便說是
仁却於仁之本體未為親切反不若愛字雖未
是仁之體却正是仁之用因用則可以知其體
天地生物之心便是仁之體其發出
來生物便是仁之用體用元不相離至文公先
生立六字以斷之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於是

自是情以愛為仁是認情為性然其解孝弟為仁之本却又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與前說頗似相反何也蓋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則是仁以愛便為仁伊川曰仁主手愛則是仁之為道生於愛而已非謂仁只是愛也蓋五常各有所至仁主愛義主宜禮主別智主知愛者仁之用仁者愛之體仁雖不止於愛然見之於用則莫切於愛緣人之初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合下便有此仁天地之心主於生物故人之心亦主乎愛物也漢唐儒者不合以愛便為

仁所以不識仁之本體到上蔡先生又以覺為仁言心之虛明知覺九疢痾疾痛便知便覺即此是仁無垢張氏又從而推演其說於是百十年來學者又以覺言仁殊不知知覺自屬智仁者之心固有知覺但以知覺為仁則不可學者但於知覺上求仁只要胸中虛明無滯便說是仁却於仁之本體未為親切反不若愛字雖未是仁之體却正是仁之用因用則可以知其體天地生物之心便是仁之體其發出至文公先來生物便是仁之用體用元不相離生立六字以斷之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於是

体用無全既異乎漢儒指情為性之失又足以
破近世學者以覺為仁之弊所謂心之德者蓋
言仁者此心之全德包五常貫四端而為一心
之主也所謂愛之理者蓋謂仁乃愛之理仁未
便是愛乃愛之道理愛未是盡仁乃仁之發用
有此道理便有此發用理即性也用即情也於
是仁之為義明白昭著至此章又斷以全體不
息四字蓋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
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不息者如天地一
元之氣運行於六合之間無頃刻止息所以生

成萬物無有已時文公前後十字於仁之義曲
盡其至學者誠能深玩而罷祭之無復餘蘊矣
心之活便能運轉不息凡處人倫事物之間此
心周流無礙處處皆到心死則便如鐵石凡處
人倫事物之間皆窒塞了

問剛與慾悵也章

剛者天德也天德者謂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
欲也乾六爻皆陽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
之與天本一無二惟其有私欲以間之是以與
天不相似若能盡去私欲則復乎天矣此君子

所以貴乎剛也上蔡先生曰剛與慾正相反能
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
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上蔡所謂勝物者蓋謂
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
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
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揜之謂慾言陷溺於
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掩遏而不能
出也上蔡此言最為有益學者知此與其徇欲
而屈於物之下如婦人女子之柔弱孰若以剛

德自持卓然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失大丈夫之
操乎又橫渠先生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
則物欲行德性者吾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之性
也物欲者因耳目口鼻之接於物而生者也凡
為人剛明果決則理存而欲泯故德性用言德
性為主而用事也為人陰柔昏濁則欲勝而理
泯故物欲行言物欲為主而肆行也陽明陰濁
雖稟於氣質然可學以反之人能自力於學則
柔者可強闇者可明不能學則強者或轉而柔
明者或趨而闇橫渠此言正欲人以學力變氣

質使陽明日勝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也

問志氣晝寢章

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學者若能立志以自強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怠惰如將師之統卒有紀律有號令則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苟心志不立則未免為血氣所使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蓋志強則氣亦強志惰則氣亦惰如將勇則士亦勇將惰則士亦惰也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為先

問文章性與天道

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性者指人所得而言仁義禮智是也天者指其理之

自然而言

陰陽五行之理是也

夫子平時以身教人凡形

於威儀容止語嘿動靜自然成文自然有童者皆所以教學者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吾無隱乎爾者是也學者即其近者求之用功既久自然可到精微之地若遽以性命之理告之則恐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無所益故於性與天道罕嘗言之學者不可得而聞其於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止是言氣質之性非指性之本至於易乾卦然後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二條又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

問敬字 敬簡章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

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

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為學之要莫先於此更當以胡致堂一段參觀

問言志

夫子令顏淵子路言志而子路只曰願車馬衣

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自今人觀之子路之言亦幾於卑近矣蓋聖門學者誠實端毅言者即其所行也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至斷不敢輕以自許若今人之好為欺者必妄說一等高大话矣子路為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不知者以為卑近殊不知此乃人之所甚難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且如父母可謂至重然今不知義理之人亦未免分物我飲食居處惟己之便而於親

有不卹者况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推此以往雖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可也學者當深味子路之言嘿自省察我之事親已忘物我否事親已忘物我矣又推之以事長事長能忘物我矣又推之以待朋友久之私意盡忘則其視天地之間混然為一不復有彼我之間此即所謂天下歸仁也而西銘一篇之意正是如此

顏淵言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歎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爾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也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梗於胸中如蝨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况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正爾

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大凡為學只是要變氣質之心術而已蓋人之
氣質苟非聖賢不能全美必有所偏故聖賢立
下許多言語欲人曰其言以省察己之偏處如
鑿經然其病則有其方其病則有其藥學者味
聖賢之言以察己之偏心如者鑿經以察己之
病病是寒則用溫藥病是熱則用涼劑見得病
證的然如此則必服藥以去之如此方有益如
己之偏處在於不能無私則當玩味聖賢之言
以去其私如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是也先自事親事長以

至於待朋友皆欲忘其私如此則私之一病去
矣又如己之偏在於不能無矜伐則當玩味聖
賢之言以去其矜伐如顏淵無伐善無施勞是也又如平日
言行未能相副未免有不誠處則當玩味聖賢
之言以去其不誠如前章巧言令色足恭匿怨以友其人是也我有
千百病聖賢有千百藥方一日佩服聖賢一言
真切行之則是一日服一藥以去一病久之則
所謂氣質之偏自然融化得盡純善而無惡矣
若只看過讀過不真實用力以去其偏則如談
方說藥物未嘗服餌其又何益氣質之偏既去則心術自正

來因觀聖賢之言聖賢有警省云是因此語換了肺腸誠是如此

問不遠仁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遠仁之時既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

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

也蓋圓外竅中者是心之體謂形質也心虛靈

知覺者是心之靈靈謂精爽也言其

信是心之理理即性也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哉利害

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若仁義禮智信則

純是義理

此所謂道心

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

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

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遠仁雜以私欲便是

遠仁

問顏樂

集注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

二曰蓋其自有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

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

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

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

深也又程氏遺書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混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廣也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木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視所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矩之中

而無一毫放逸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鐘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二先

生之拳也於學者可謂甚至不可不深玩其旨也欲罷不能者言人之於孝若能實用其工則自然見得循理則樂不循理則不樂由乎禮則安不由乎禮則危不待父兄師友之檢約自然欲止而不能此方是真有所得也

問語上語下

此章南軒先生之說至為精密所當玩味所謂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資質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

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皆人所易知也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

切問近思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騁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問見惡人南子章

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入道天德宏
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故孔子於南子
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之召佛胥
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之亂邦
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
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慳不得其死冉求仕季
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
子路不悅者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也故夫子
云云

問手足不仁 傳范章

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
一体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
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
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
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
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已與人雖有彼我
之異人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
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為二致亦如手
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萬塞遂
以手足為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

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
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為之怵惕無風邪之病
則手足之痒痲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
亦為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
之意

問日至月至

朱文公集注日一至焉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
不能久也詳集注之意蓋謂自顏子之外自餘
門弟子或三月中有一日全不違仁有一月全
不違仁者語錄以為或一日中一次不違仁一

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注為正

湯

胡云一日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亦是

志道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
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為私欲所汨乎曰欲
字有重輕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
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
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
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顏
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

已所以未如顏子也然學者豈能便及顏子須
是先學日至者然後能到月至者月至矣然後
可學三月不違此即周子由寡以至於無之謂
也進學有漸未有不由日至而可到於月至不
由月至而可三月不違未有不由寡欲而便能
無欲也日月至焉繼未及顏子然在學者亦豈
易及哉故南軒先生曰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
者固亦異矣然非見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日
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矣
又程子曰欲不必沉溺但心有所向即是欲如

食欲飽是理才要珍而豐即是欲
衣欲暖是理才要珍而麗即是欲

問發憤

朱文公謂全體至極純亦不已全體至極謂聖
人之於道已到十分全盡處即所謂誠也純謂
不雜言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之雜也惟其純
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亡而秋秋
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
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而終無一息
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今人為善
乍作乍輟
有始無終或能暫而不能久皆錄不誠之故如
見得道理真實分明實要用功自生不得

此是聖人地位在學者言之且當就發憤二字上用力顏淵所謂舜何人也我何人也韓文公所謂舜亦人也周公亦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是以不若聖賢為恥也孟子又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周子曰人大不幸無恥言人若有恥則不肯甘心於為愚不肖有可進之理若既不如人又無恥心則是其為庸人豈復能進此所以為大不幸也學者若能知恥方能發憤若能發憤忘寢廢食以求之安有不進之理

問不由戶章

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文公非之以為世人之行不由道者衆矣若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為道矣且如事親事長人人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章蓋嘆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又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饑而食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

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所謂堯舜之道即舉于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為道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墜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即是道而文公以為物之則方是道心與出不由戶章意同

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即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云能知覺運動者只是氣知覺運動之理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為性又引龜山舉釋氏語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擔柴以此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為不弟若謂運水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弟矣此亦與前章意同大抵皆謂入於日用事物間處處當理然後為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為道文公此說最有益於學者當當參而味之

問夢周公

夢之理曰取為精微周禮占夢官名有所謂心夢者

謂其未嘗思慮而兆朕
先見者此乃夢之兆
有所謂思夢者
謂日間念慮及

於夢形念有心邪故夢亦有正邪高宗夢得說

孔子夢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心者也
高宗夢得說

心與天通故因夢而得說孔子志於行道故因夢而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心也若使當世無

傳說而高宗夢之數百年前無聖人所存者誠

周公而孔子夢之則非心夢矣

故其夢亦誠凡人夢寐紛亂或見世間所無之物皆妄也然趙武靈王夢吳娃而實得吳娃漢

武帝夢木人而宮中果有所埋之木人梁武帝

夢河北諸侯來朝而侯景果至此三人者皆因

夢而召亂雖實有其人實有其事然趙武靈王

溺於女寵漢武帝惑於鬼神梁武帝志於土疆

其心不正故其夢隨之此亦思夢之不正者也

問求仁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人之身至微而乃

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其盡得天地之理故

也理雖非一端而仁之一字乃其統會人而不

仁則失其所以為人之理而不可以言人也古

者聖賢兢兢業業以終其身者欲全其所以為

人之理而已若全得此理雖賤為匹夫自有良

貴者存成夫子之所以飯蔬飲水顏子所以陋

巷簞瓢而不改其樂也若此理既虧雖窮天下之富貴如桀紂人得而賤之學者必須先見得此處分明然後可以進道且如千乘之國可謂至重夷齊兄弟此心少有不安便視之如弊屣妾而去之不以為難蓋伯夷違父而立則是不孝叔齊先兄而立則是不悌不孝不悌則不復可以為人故寧全千乘之國而不忍失其所以為人之理朱文公謂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其論至矣次章以不義富貴如浮雲雖未必果為衛君設然門人以此二章相先後蓋不無意焉如衛輒以子拒父而得富貴是又犬彘之不若也大抵古人見理分明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為後世義利不明人以苟得為貴雖錐刀之利亦有甘心不義而求之者不知天理既喪已不得為人縱一時僥竊榮利其實去禽獸不遠讀論語者當段段反之於身故求仁得仁章莫只做夷齊衛君看了然後有益

問學易

易者陰陽變易之謂日往則月來日陽月陰寒往則

暑來暑陽寒陰晝夜昏明晝陽夜陰循環不息此天道之

常也聖人擬之以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

理而已昔人謂易字乃合日月二陽長則陰消

自十一月成六陽為復一陽生則一陰消陰長則陽消

自四月成六陰為姤一陰生而一陽消至一消一長天

之道也人之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

之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自

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為凶陰亦有吉

吉不中則凶則進退存亡之道以天道言則為

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盈如日中

則晷月盈則晷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暑山天道所

不能已也人能辨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

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

故孔子可以進而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而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已與

顏子有之此孔子之身全軀皆易矣孟子一書

全不言易而張子以為最深於易者其亦以此

知之歟

問興立成

古之詩出於性情之真堯王盛時風教興行人

人得其性情之正故其間雖喜怒哀樂之發微

或有過差終皆歸於正理故大序曰變風發乎

情本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本乎禮義先王

之澤也情謂喜怒哀樂此乃民之性不能無者然其歸皆合於正理故曰本乎禮義先

王_之澤言文武成康之化入人也深三百篇詩
故雖_{長末}之世人猶不失性情之正
惟其皆合正理故聞者莫不興起其良心趨於
善而去於惡故曰興於詩

禮樂之原出於天地自然之理樂記曰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
天高地下此即自然之尊卑萬物散殊有大有
小有隆有殺此即自然之等級聖人因此制為
之禮所以法天地之序也君父在上臣子在下
此即天高地下之象
也自是而下兄弟夫婦師友賓主以至於輿臺
卑隸名位分守粲然有倫此即萬物散殊之象

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少息

相摩相盪為雷霆為風雨以化生萬物聖人因

此作為之樂所以象天地之和也雷霆風雨皆
是陰陽之氣

相摩蕩而成惟其二氣和合所以能化生萬物

樂有五聲十二律五聲角屬木徵屬火商屬金
羽屬水宮屬土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土中氣也

十二律黃鐘大簇此六陽律也太呂洗此六陰律也夷則

無射此六陽律也太呂洗此六陰律也夷則

鐘此六陽律也太呂洗此六陰律也夷則

馬五聲十二律亦皆陰陽變錯而成故樂音之

和與天地之和相應可以養人心成風俗也自

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
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能
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
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
俗何能有補乎故程子慨然發嘆也然禮樂之
制雖亡而樂之理則在故樂記又謂致禮以治
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嫚易之
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
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
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
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
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
如能反覆涵泳直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
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問朝三暮四

民可使由章

朝三暮四之術出列子狙公賦芋

狙公乃養猿狙之人芋音

序小栗也賦謂分以付之也

曰朝三暮四眾狙皆怒曰朝四

暮三眾狙皆喜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一而已矣

猿狙無知而易誑故朝三則怒朝四則喜亦如
愚民不知義理輕為喜怒也聖人之教惟恐不

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秦可不戒哉

問疾不仁

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豈能使無小人哉苟萌盡去之心則未有不激而生變也東漢之末竇

武何進欲盡誅宦官而借力於董卓有唐之末崔嗣欲盡戮宦官而借力於朱全忠宦官雖盡而漢唐亦亡聖人之言於此驗矣聖人於不仁之乃所以微之使知自改而未嘗有忿疾之心舜之誅四凶是也

問驕吝

程子曰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爲二者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吝

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為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驕盈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為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為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

問文王至德

范氏曰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至德其指微矣此言孔子微有不满武王之意也文武

皆聖人也文王之時紂之惡未熟故文王猶得以事之至於武王之時則紂之惡已極殺比干囚箕子微子紂之庶兄也抱祭器而歸周武王於此雖欲不伐商有不可得者豈武王之心哉文王武王均為聖人但所處之時既異故所行之道不同文王所處乃君臣之常武王所處乃君臣之變常固正也變而不失其正是亦常而已矣然常道人皆可為變則非聖人不可為故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之讓天下文王之事殷

皆稱其為至德伯夷則謂求仁而得仁此非賤
湯武也蓋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然
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又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言湯之變夏命武王之變殷命皆
順乎人心而應乎天命也蓋桀紂之暴非湯武
出而征之則生民之類皆將糜滅而後已又豈
天之心哉故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
予不順天厥罪惟鈞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
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
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而無所
憚也聖人立言其為後世慮深矣東坡乃謂湯
武非聖人蓋但見一偏而不知聖人或抑或揚
皆有微指也

問色舉翔集

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
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者就之
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大公伯夷
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
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必如此
况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

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皇翔于千仞兮覓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謂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也

問太極中庸之義

南雍李穀受問今附此

下問太極中庸二條自顧淺陋何足以辱姑郎平時所讀朱文公先生之書及嘗見所窺者略陳一二夫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貴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為天極以屋脊為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為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則思過半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之時思慮

一萌則已動矣故程子以思為已發此至論也
來論謂思是已發則致知格物亦是已發此則
未然蓋格物致知自屬窮理工夫大凡講論義
理最忌交雜今方論喜怒哀樂之發未發而以
致知格物雜之則愈混雜而不明矣來論又恐
懸空無用力處此亦未然蓋未發之時則當戒
謹恐懼其將發之時則當謹其獨逐時逐節皆
有用功之地惟其未發也戒懼而不敢忘將發
也謹獨而不敢肆則其發自然中節矣聖賢之
學所以無弊者正緣句句着實未嘗說懸空道
理且如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
若高妙矣然曰戒謹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
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
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
嘗使人馳心竊冥而不踐其實也太極圖說亦
然首言無極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
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語
其與中庸戒懼謹獨之云若合符節總而言之
惟敬之一字可以該也蓋戒懼謹獨者敬也主
靜亦敬也學者儻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

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大率此理自
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
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
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沈潛反覆參貫融液
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
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故
區區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朝夕涵泳既
深達其指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
錄諸書如此作數年工夫則於義理之精微不
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所知所行為一致講貫
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
庶乎其可耳此平時拙論如此故因垂問及之
更望詳加鐫曉以補昏愚之所不逮幸甚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講義

代劉李文浦城縣庠四德四端講義

人之為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蓋形有
小大之殊而理無小大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
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
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
其實一而已矣自揚子雲作太玄以四德配五
常後儒因之論述衆矣然其發明精切未有如
文公先生者也文公之說曰元者生物之始天

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也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隨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衆事之幹也深味斯言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

生也初皆全具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克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克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倦倦於克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蓋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

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
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
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
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
充之也桀紂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與禽獸
不異者以其遏絕之也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嗚呼孟子之
言痛切至此其可不深思所警哉今者王春朔
旦四德之元實肇於此故竊孟子大易之義與
朋友共講焉欲吾儕於此深自警者知吾心之

德即天地之德必當戰兢朝夕不敢失墜至於
一念之萌則察其所發果天理邪抑人慾也如
其發於天理則充而長之發於人慾則窒而絕
之功用之久義理自明人慾自將退聽天地之
所以與我者庶乎其可保矣夫如是然後不失
其所以為人之理若夫顛倒於利害之途昏迷
於嗜慾之境善端泯絕正理消亡則孟子之所
謂非人也可不懼哉某不敏方將以此自警吾
黨之士儻有志焉則所謂求仁之方繼此當相
與切磋講究之而不敢有隱也

策

館職策

問堯舜之盛野無遺賢而用人之際猶曰試可乃已又曰明試以功吾夫子亦曰其有所試矣今之仕者鮮不由試而進寒畯之試固詳而任子亦試於銓選至若宏詞博學既中科目將登之儲材之地宜無待於試而給禮玉堂殿有故事正欲詳詢當世之務上裨國論合於古而宜於今以見有用之學非止角空言而已也殿今多故類非一端 聖上宵

旰於上二三大臣百執事相與圖回於下未始於日不孜孜也鄰邦革心尋復和好謂三邊粗有息肩之望則可耳體國之士方懷憂隱夫竭民力以養兵正以備一日之用及其禦敵乃驕惰而無功暴露者以時升轉既與家犯矢石者無以異而供億浸廣殆未知善後之計召募敢勇嘗賴其力講解之後何以為駕御之方招收雄淮未見於用名數實繁何以為贍給之費餼糧既無贏蓄漕運又多不通然則欲為久遠之圖莫晉也若也數十

年來大略可觀至于今日又有甚難將委之
民則土曠人稀必至鹵莽將責之兵則操戈
負耒未免扞格又况流離顛頓之餘成役驅
馳之爰其誰任此無已則復力田之科盡捐
賦租勸之墾闢然必藩籬既固民生按堵而
後可為非可以遽舒目前之急也裁楮為幣
而價日削藏粟多闕而糴日增時雨方通遺
蝗復起事至而應則慮有筮臍之悔先事而
圖則孰為徹桑之急伊欲用李悝之平糴采
晁錯之實邊蕭何諸葛之餽運充國秉祗之

屯田以至昭義步兵雄邊子弟擇而用之豈
無其說矧今更化方新而治效未著求言甚
切而士氣未伸講明有素毋憚敷陳碩畫嘉
謀不患不見於用也

對愚竊惟今日事勢有深可畏者二亟當圖者
三有不足慮者四進言者皆曰和議可恃也邊
虞可弭也是固不足與論謀國者也至於憂
懔慨之士相與講畫利病又不過曰兵冗而用
功財耗而弗贍二三大臣訂謨於其上羣臣百
執圖議於其下亦既悉矣吁亦嘗思宗社安危

之機國家憑藉之本乎愚不佞蓋嘗汎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唯所欲為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夫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捨攘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張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畫日討月究何益哉思昔寶元慶曆間中外多故夏人畔命兵事繁興

於是保毅有軍武衛宣毅又有軍始置於陝西繼行於諸路天下之兵凡百萬而不勝其冗矣三路入中芻糧之直為緡錢歲千萬而度支以匱告矣宣毅所在驕橫西陲兵數屈劔而軍律弗嚴師不用命矣一時事變殆類岌岌而仁宗潛回默制迄成萬世之安蓋其網維國勢統繫人心有出於兵財之外故也熙豐大臣罔克知此徒見嘉祐末年事類少弛思一變而新之志於疆兵則保甲戶馬之法立志於裕財則均輸平實之令行一意紛更立圖近效抑不

思國勢已搖財將焉用人心弗固兵豈足恃哉
然則論治於今日先其所可畏而後其所不足
慮可也何謂不足慮者四曰兵驕惰而無用也
賞輕濫而亡節也敢勇之招難於控御也雄淮
之招難於瞻給也然察之有方圖之有要初非
沈痼不治之疾紛錯難理之緒也且兵之驕惰
亡用者豈非擇將太得其人乎古之用武者不
急於治兵而急於選將將之法勇兵實係焉故
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往者柄臣
妄意規恢之圖而沾沾多易之小人窺見風指

莫不抵掌而談兵或以賄求或以技進柄臣弗
察以為得天下之真勇也命之以總戎付之以
分閫即鹿無虞苟圖集事一旦師出情見智窮
不待敵鋒之交而魄先褫矣泗水之捷乘勝鼓
行可也縱兵鹵掠而弗進壽陽之役扶義直前
可也望風選懦而自潰東海之戰兵刃方接回
顧主帥已卷旆而趨矣昔之良將有毆市人而
決勝者今以素封循之士使之即敵宜若易為
功也而所向輒劔反甚於市人是豈兵之罪哉
蓋未明乎擇將之方而已矣賞之輕濫亡節者

豈非御將未得其術乎昔人有言御將當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故取一城則升一級破一敵則進一階漢祖待樊鄴之後用此道耳往者柄臣褻玩公器不問軍校之能否一以隆名峻秩假之以芻牧下材而處都節防圍之貴兵未用而寵已踰功未成而志已溢矣兩宣諭之遣曾未旬月自瑣闥而躡中司自二卿而長戎部此猶曰以重其事權也荆襄淮南之師有未嘗見虜而以破敵聞未嘗赴援而以解圍告上下相蒙不攷功實猥曰激勵顏行不容靳此抑

弗思將帥亡功而冒寵欲士卒之亡覲倖得乎然則暴露之賞與蒙犯矢石者亡以異亦勢然也官資陞轉動逾萬數祇以塞一時之觖望而不計其窮誥身易醉何以異此是豈獨行賞太濫之罪哉蓋亦未知其御將之術而已矣敢勇之招雄淮之招固將為竦戎容壯邊備計也然徒賴其力而紀律不嚴欲多其數而差擇不審昔人未嘗不募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簡試是也曩者申命諸州發徒

隸召驍勇繇江湖福建來者置置臨陳突鷄天一
空道路蕭條亡異寇掠迨至轅門乳臭之將擁
以自衛養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粗立寸
功而意氣陸梁寢不可制是以偏裨小校敢陵
主帥一旦執而戮之衆怨交譁則紀律素亡之
失也曩者漕臣急於增戍創雄淮之額優廩給
之數揆之他軍厥費三倍冀誘其來而不知民
之可為兵者不若是之裸故浮脆寢弱得以挂
名尺籍間舊兵死亡者未除新兵增益而亡藝
舉十餘萬之衆而廩食縣官不待智者知其難

繼矣是以瞋目語難攻剽迭起前者誅夷後者
靡戒恣睢為患未知所終此則差擇不嚴之過
也雖然起弊有源揀弊有機夫列營分成坐糜
廩稍捐軀思報孰亡是心至於臨敵乃不效命
是豈亡其故乎登壇授任既多非人苞苴權門
藉以取辦椎膚剝髓罔卹怨恫平時亡以繫其
心緩急何以責其力今公道宏開賄賂已絕而
豐殖自私猶前日也伊欲鳧藻相歡投石思奮
則培刻之禁盍從而申嚴之且今江淮有制閩
荆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總餉謂宜明詔丁寧

委之糾察小或科歛絀罰隨之則士飽而歌惟
恐不用何驕惰之足憂夫班賞太醲旣難追咎
供億寔廣誠為後憂今興利之源搜抉畧盡公
私赤立毫縷亡羸執券責償何以厭塞昔中興
之初韓劉諸軍戎伍之間高爵居半左武名隊
他又可知仰窺聖摹不過酌經費之常蠲煩蠹
之目儲蓄餘羨惟以賞功士心旣愉國用亦濟
今安邊置局廣行拘擢誠能毋徇近習之私樂
伸有司之請點檢諸庫本名激賞誠能罷內帑
緡錢之獻佐大農調度之公至於宗藩戚畹之

好賜可損者損之掖進尚方之用度可約者約
之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以之贍兵何供億之
不繼敢勇之驕固難駕馭剽聞主將懲其桀驁
浸懷疏忌之心忌則愈疑疏則愈怨上下猜阻
何以自安謂宜夙諭將臣明示威信披露心腹
待以勿疑庶幾人有固心然後吾法可用此駕
馭之術也雄淮之冗固難贍給比嘗額命王人
稍加沙汰而分隸諸州所存尚半賦粟之數未
易支吾酌諸僉言僅有一策蓋沿江諸屯虛籍
萬計丙寅之戰失亡倍多權臣重拂人情未始

嚴其考核今朝綱方肅威令一新及今舉行疇
敢異議待其簿錄來上因以其衆改隸正軍廩
給不增區處適當何憚何疑而弗亟為此贍給
之方也今之議者慮餼糧之乏閔漕運之艱則
欲講留屯之利復力田之科重楮幣以流通廣
和糴以備具為計悉矣然嘗思之留屯之便古
有成規處兵之法亶為至要然民狎于野必邊
鄙不聳之餘今烽燧相望未易講此異時流逋
既復民有奠居分給閒田俾之開墾計其步畝
命以出兵雖非屯田之名陰有寓軍之實此斷
斷可行之策也若夫力田之科漢人用之厥有
成效今欲祖其遺智募民使耕固為博利然須
講求成畫乃可以漸推行夫守令以勸農命官
相視川源出入阡陌蓋其職也莫若下力田之
詔俾之圖上便宜磨以歲月徐就經理則民裕
兵強可漸致矣楮幣日輕本由錢乏厥今滲漏
非止一塗有如儲蓄於大家壘銷於工技闡出
於邊關上下共知矣邇年以來又有冶戶毀錢
為銅之弊獨不當併嚴其禁乎泉貨周流楮價
自重不然雖多方稱提未見其可也和糴之策

初非屬民曩之將命非人計產科率並緣苛擾以濟其貪而藏粟之家始憚與官為市矣今供餽尚繁未容遽已莫若倣本朝入中之制豪民大賈輸粟於邊而受錢都內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則名雖和糴其實白奪詎不為根本計乎凡明問所逮曰兵曰財愚既熟數於前矣若夫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厝火積薪慄焉可畏者其敢不為執事陳之何謂深可畏者二更化以來將半載矣以鄉者國勢之杌捏今當轉之以安強以鄉者人心之驚危今當易之以帖泰然自其國勢觀之形體雖安而命脉則未固枝葉雖茂而根本則未克夷狄窺覲要索亡已俛首請命屈意買和削弱之形杌然其不振也自其人心觀之則畿甸之間憂疑轉甚遠近之衆愁痛未瘳訛言喧騰殊駭觀聽物情恟恟幾不皇安危亂之兆凜乎其可懼也夫網維國孰雖非一端究極其源未有不自大權之不分始今日之權誠歸矣然竊弄之私依憑之巧顧豈無可慮者乎自昔人主不必奮然獨運而後為權歸於上也政令出於公朝而不使

有由中之漸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倖之
私則權雖在人未嘗不在已也非必靡然不自
總攬而後為權散於下也內連外朝之勢隔而
信任有所偏宦官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
則權雖在已未嘗不在人也廼者柄臣氣燄薰
燎豈一旦所能為哉漸漬之深彌縫之久入王
墮其中而不自覺焉耳此大權之易分愚所以
憂國勢之未振也統繫人心非有他技揆諸聖
賢之論所欲與之所惡勿施耳自權倖用事悞
諫遂非凡所罷行惟意是徇北伐之舉童稚憂

其必敗債帥之遣奴隸知其非材而狠心自庸
魯弗之邱前車之覆今可戒矣夫天下之勢如
一身然血氣周流亡所底壅則身安而疾去公
論在人亦猶是也防川之潰不如徐導惡人之
謗不如勿為愚不知日者檻送降附之人函發
姦臣之首邇國譁然以為不可而上之人冒行
弗顧何也諉曰斷決大事不容道謀常人之情
難與慮始則衢室之問外朝之詢不若商鞅治
秦之為得也軍興以來民病極矣內地罷於轉
餉邊畔斃於干戈民雖齧齧不忍怨畔者以權

臣實為之而 上弗與耳今九重厲精衆正協
贊獨柰河為此重失人心之舉乎輦轂之下口
語萬端更相扇搖如難將作雖壽張為幻盛世
所無而吾固有以召之也小人怨詈無皇自敬
德之意而有司以嚴刑峻罰正之果何異於偶
語之禁邪此下情之尚鬱愚所以慮人心之易
動也夫吾之所恃者國勢而常患乎易搖吾之
所恃者人心而常慮其易動天下國家何所賴
以植立夷狄何所憚而不敢桀驁乎今之議者
則曰鄰邦革心盟好載講兵侵將洗民瘼可獨

吁為是說者媮安目前可也經邦長慮夫豈其
然且虜自亂華以來假和以誤我者凡幾見矣
靖康之事愚弗忍言姑以 紹興以來觀之王
倫之使未旋而兀朮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
而逆亮之寇終渝變詐靡常廼其故態堂堂大
國不思所以自立而索然聽命無復生意猶為
國有人乎雖然和未為非策也愚之所甚畏者
和議既成邊警既撤燕嬉愉樂爭厭其私禍本
亂萌有不在疆場之外而生於戶庭之間者是
則深可憂也夫畏其所可畏憂其所當憂則維

持國勢繫屬人心者將柰何曰愚所謂亟當圖者是也何謂亟當圖者三曰戒近習曰畏小人曰拯民命夫謂之近習固人主之所親而易藝者也情親而勢易藝則巧佞易入干請易行巧佞入則主聽昏干請行則朝綱紊世之人主悅其順已縱而弗制終至於不可制者多矣今公道昭融固亡此患獨嘗竊怪邇者一二除授或煩宸筆雖以大臣執奏而竟寢然左右請謁之私蓋不能無撓成憲者矣其漸誠不可長也閤寺之臣得罪君父屏之遠方終身勿齒夫奚庸

卹而一旦放還之命忽繇中出甚至郤東省之奏而必欲書行則是屈紀綱而庇姦倖尤非所望於更化之日也夫人臣出力以抗權近非為身計為朝廷惜法度為人主惜舉動耳萬一主意以移讒諂面諛乘之而入則貴為天子不得自由之言有時而營惑矣正論不聞讒諂得志威福之柄不歸之近習而誰歸哉愚故謂近習用事之萌不可以不戒也雖然近習之親昵固人主所當戒而小人之窺伺尤人主所當憂蓋近習之與小人實相唇齒以濟其私者也方

柄臣得志之始權任尚輕機械尚淺未至蕩然
亡所制也惟夫外避小人志在附麗於是煽其
欲熾之骸導其方決之流而柄臣之勢始滔天
燎原而不可遏梟狐歎凶更倡迭和知其欲去
異已則教以攻偽學之名知其欲盜兵權則教
以舉大義之說胎變產既至于斯極何往非小
人之罪哉近者天日清明昭示顯罰然所謂小
人者貪利嗜進無時而少忘彼既為衆正之所
不容則必有他繆巧以希進異時報復之念蓋
已萌於今日擴片之初要不容於不慮也 元

祐間衆賢在位章蔡諸人固嘗明正其罪而不
能保其不反噬於十年之後小人之根不易拔
也如此為今之計必君子有自安之勢而後可
以遏小人復進之萌必人主有一定之見而後
可以伸君子欲行之志雖然未易言也昔司馬
溫公光力變新法有以異時報復為言者公曰
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夫使正人端士不能保
其事之不變而委其數於天亦可嘆也然則今
日之事可不深圖而豫計哉愚故謂小人復進
之漸不可以不畏也兩淮之民流離饑踣九二

年矣易子析骸暴骨盈野亦可哀矣 朝廷以
實意賑卹有司以文具奉行而惠不及民矣向
者復泐右圍田而俾之耕德至渥也或曰淮堧
之農習於鹵莽而不諳泐右種藝之法吁天下
焉有不可耕之田又焉有不能耕之農特有司
勸誘之未至耳亡已則賑卹之一策其最急乎
日者嘗命王人分往振業誠足見九重仁民之
心然其說曰資之俾還故土也獨不念長淮千
里莽為丘墟彼其無聚廬以託處也無牛以耕
而無穀以播也小小振給綠手而盡又將索之

枯魚之肆矣彼民何辜使至此極邪竊慮謀國
者不過欲為流民復業之名而非真有饑溺由
已之意克此念也何以復和氣何以感民心昔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
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
得則反諸其人乎抑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
心之罪也夫距心列國一大夫耳猶知民死為
已之罪况居代天理物之地者其可不知所以
自愧乎國之與民相依而立上有採菑卹患之
責政則下有伏節死難之誠心今委民溝壑而

不之顧一旦警急何以責其疾視長上之死而不
不揀愚故謂生民垂絕之命不可不拯也夫惟
國勢之未定人心之未安上天至仁於焉示戒
自春以來所至旱暵驚蟄甚久雷始發聲遠方
近郡種不入土者往往而是螟蝗遺孽復出為
哉良苗方新戕賊殆甚災異之見未有稠於今
者也日者都城雨雹為變尤鉅考諸傳記大抵
以為陰脅陽之證而雨雹於夏其應為兵雖然
此猶出於京房劉向之說也若乃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書雹者二質諸當時之事歷歷可驗方

僖公之時季氏世卿公子遂顓權政在大夫萌
芽於此故雨雹於秋昭公之時季孫宿襲位世
卿握兵擅朝卑弱公室故雨雹於春然猶未若
盛陽之月為沴之尤者也按東漢五行志所書
永元以後雨雹數見而以夏書者十蓋姦慝用
權陰類盛長實根源於安和之時以人占天若
合符契此愚於壬申之異所以痛哭流涕深陳
於奏篇之末也大抵銷變召和不在乎它在人
主一念間耳夫惟誠身正家以端出治之本則
變可銷惟遠讒邪戒私昵以防壅蔽之患則變

可銷至於綱維國勢繫屬人心亦皆格天召和之機括也竊聞雨雹之夕星變隨見占者以為君臣俱憂嗚呼天非獨愛吾君亦愛吾大臣矣取鑒昭昭亡異告語廟堂之上盍思所以答人心而解天意乎 皇上淵默謙冲仰成輔弼自昔大臣待遇之隆寵任之厚莫逾於今國步多虞人心胥動自昔大臣經綸之艱負荷之重亦莫逾於今夫惟弘毅任重不擇夷險而後可以康國步至公血誠俯仰亡愧而後可以收人心不然苟且偷安以位為樂虛老歲月坐失事機天意莫回災害洊降則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為者矣何止兵財數端之足慮哉詩曰心之憂矣不皇假寐愚不勝惓惓

策問

問內外八事

試務改明喬行簡

問昔者洙泗之論治曰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事業固非後世所可及而當時門人弟子若由與求所以自許者不曰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則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夫二子固為高第其望聖人遠矣而其所自許則無異於孔子

豈聖門講貫規模大畧如此歟由果求藝聖人
皆嘗以從政許之矣今也於由之對則哂之意
者不惟哂其為國之不以禮抑師旅饑饉之餘
戛乎甚難而由也言之太易歟恭惟 皇上厲
精更化三載于茲矣向也挽回天下之勢於靡
弊膠轄之時若甚難矣而為力反易今也整齊
百度於大綱既舉之日若甚易矣而論者顧病
其難豈圖回經理未得其方歟抑今日之勢果
難於前日歟夫修德行政所以應天也而此歲
旱蝗今茲霖潦所以奸天地之和者其咎安在

諉之於穀既非格王正事之誼驗諸證應則漢
儒傅會之說或病乎拘其將何以為感格之要
和我偃兵所以息民也而江湖淮甸之間弄兵
跳梁相挺未已比而誅之固非開民自新之意
一於招攜則前事之失又在所當懲抑將何以
為緩定之策朝綱正矣而國勢未尊維持振起
豈尚有當講者乎公道伸矣而人材未盛長育
培養豈尚有可思者乎禮義廉耻所以遇士大
夫者不為不厚而首公盡節鮮得其人風勵之
道其將安出穹爵峻秩所以待將帥者不為不

至而折衝禦侮未覲其效駕馭之術其孰當先
曩者患民食之未克於是有賑糴之令又慮夫
貪而瘁者無所得貲於是乎有賑濟之令或謂
疆有力者得之而罷弱者不及也其信然歟
中都米石為錢者萬大農既亡羸儲平糴亦又
未足所仰以紓目前之急者一麥而已麥或
傷又將若何荒政之防所宜豫講昔人已行之
良法其亦有可遵者乎曩者患楮幣之日輕於
是舉秤提之策而矯度吏並緣為姦漁奪吾民
於是頒予民從便之令或謂命令數更適以滋
弊其果然歟獻議之臣論說百端間嘗命即省
折衷以聞而施行迄未有緒末流之患殆弗正
此其將何以抹之乎昔之君子有當事變捨攘
之衝而身任天下之責堅忍疆力迄用有濟者
蓋不少矣今君臣同心耆俊在列正大有為之
機也而悠悠歲月未有以深慰天下之望豈規
遠圖者不當以近效計歟 上方開廣言路樂
聞忠規願極陳當今之宜以副 明詔所為給
札之意其無遜

問人才國計民力邊防四事

試宣 縉林 桐

問恭惟 主上厲精更化于茲五年鄉也邊塵
屢敬馬羽檄旁午今以寧謐聞矣鄉也旱蝗仍歲
米石萬錢今以豐稔告矣自常情觀之若足恃
以為安而有識之士窈然深惟蓋可謂小康未
可謂長治也然則厝火積薪之防徹桑網戶之
備正今日所宜汲汲者蓋相與講明之可乎今
天下之事不勝其衆而繫於安危之大計者四
焉往者政在權臣用舍易位人材之衰陋固宜
矣今公道昭明黜陟惟允而當饋太息每有乏
材之憂平居論議激昂奮發不為無人及寘諸
盤錯紛紜之會顧未深愜人意者平時猶爾設
不幸有非意料之所及殆將誰任乎此人材之
未盛不可不論也往者兵事方殷調度百出國
計之匱竭宜矣今 朝廷無大興作尚方無大
錫予而主計之臣動以弗給為憂楮價日削未
知稱提之方桐牒日彌鬲不虞蠶食之害平時經
費凜凜如此設有緩急其將安仰乎此國計之
未裕不可不論也民力之困亦既甚矣曩者措
克之吏布滿郡縣公私赤立固其宜也今牧守
廉按之臣差擇維謹而元元愁歎尚若不安其

生其故何邪年穀僅登蓋藏猶寡一有旱乾水溢之變欲亡捐瘠得乎然則裕民之政何者當急邊防之徹蓋有日矣曩者庸人債帥迭主兵柄軍政隳壞亦其宜也今總戎分閩之任非材不授而號令風采足以折衝禦侮者亡幾其故何邪聘覲交馳既難遽恃萬一有風塵之警果孰為之扞蔽乎然則備邊之畫其孰當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今中外甫寧正君臣交儆之日思患豫防之策舍斯時而弗為後將有不勝為者此 聖天

子所以亟聞昌言而有司所為承 詔發策之

意也其極陳當令之宜以對毋有所隱

問郊祀 試李鳴復

問恭惟 皇上嗣服以來屢脩元祀神示嚮答誕揚無疆之休迺者 明詔有司將以冬至祗見于郊丘猗歟盛哉丕天之大律也蓋嘗考諸古而有疑焉舜之肆類也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而地示之尊獨不與祭何也記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說者以冬至圓丘之祭為禘孟春感帝之祀為郊夫禘者宗廟之事也謂之祀天

既於禮亡所據而五勝相推之術昉于戰國太
微感生之說出于緯書魯謂虞氏之世而有此
乎周官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曰兆五帝
於四郊說者因是有六天之名夫天本無二安
得有六王氏之論正矣然四圭有邸以祀天又
以旅上帝則上帝與天殆不容無辨其果可合
為一乎王鄭皆世大儒而持論不同如此將何
所折衷乎繇漢迄唐郊祀之禮蓋亡慮數十變
大抵因訛踵陋不足考證惟我 國朝繼天立
極參酌古今斷為一代之典聖子神孫率由舊

章雖百世形能易也而 元豐間廷臣獻議顧
有謂南北二郊各當親祀而以合祭為非者有
謂人主齊精之意不專於郊見而分為廟饗為
失者當時蓋嘗采用其說止祀天于園丘矣而
北郊之祭廼僅從攝事何歟輟景靈諸殿之朝
謁矣而大興 太廟之饗廼尚循舊制又何歟
元祐中嘗議分祀矣而弗果行 紹聖 政和
嘗行矣而弗克久意者因時立制非必深泥於
古歟或曰天人相與不離陟降動靜之間誠意
孚格不在區區禮文之末 皇上祗翼一心對

越無愧用能轉饑饉為豐登易藉虞為帖泰天人相應之機信不誣矣而災異譴告猶或未免其故何邪問者風霆之警象緯之愆一或徹聞惕然戒懼不敢少忽言事之臣有以修德弭災為請者上皆俞之蓋深得格王正事之指然求其所謂致異之端殆不可得質諸洪範五事之傳其亦有合歟更化以來甚重館閣之選命有司給筆札歲不過二三人士大夫遇不諱之朝當殊尤之舉必有卓偉切至之言可以裨國論者願考前代禮典之沿革孰失孰得漢唐諸儒及我朝羣臣之議論孰正孰偏今日格天召和之本何者當急其詳著于篇以備上之采擇

問時政數事

乙未省試經義場

問恭惟 皇上以聰明聖知之資遵養十年甫親聽斷煥陽光於陰暄震霆聲於淵默期歲之間更張百度寢就條理迺者正月之吉始和奎畫爛然自天而下臣民章奏彙集登進開言路也蠲邊賦力役之繁戢都人行戶之害恤民隱也王邸后家分置師儒以訓以迪睦親婣也三

邊制闡繕脩戎備常若敵至固疆場也嚴易卷
假手之禁戒挾書傳義之習重儒科也又惟端
平改元以來務革衆弊所以察吏寬民理財治
兵者條目甚備而中外薦紳因循玩弛恬不稟
令於是誕領詔旨俾大臣諏訪以聞又所以作
新群聽也至於提兵出境則有禁圖安靜也喜
怒專殺則有禁儆暴殘也上稽周室以正月垂
治教之象下攷漢氏以立春下寬大之書皆因
天時以新命令然未有舉天政數十條於挾日
之間如今之盛者也或謂言略之開善矣然論

建多端亦比皆適當文書聚委未易徧觀必命近
臣平處復奏如漢元鳳之制而後有聽言之實
其果然乎民瘼之恤善矣然奉行非人則德澤
壅而不流必禱良吏以布宣之如黃霸之在潁
川而後有裕民之實其又果然乎親媯之教為
慮遠矣然膏梁縹綺之習必欲陶之以禮義當
如絳灌之議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然後能成
長君少君之美不然則四姓小侯蓋嘗置李而
近戚驕溢之患卒見於後日然乎否也疆場之
固為備嚴矣然敵至而懼敵去而侮人之常情

必如楚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
勝之不可保然後能起晉人之畏否則夜焉思
啓封疆者將得以闖吾之隙然乎否也文闡宿
弊詎容安視然以傳注詞章之學蒐魁壘竒傑
之材識者病之久矣必也用揚綰賈至之議庶
幾卿舉里選之遺意不然雖朝出一令夕申一
禁其所得者猶是人尔其又信然歟至若察吏
寬民而下比皆方今之要務摘其尤大者言之國
計之之若何而能饒却弊之輕若何而使重邊
事既興我雖欲靜焉能必敵之不動保固新復
之疆懷徠新附之衆其策將安出乎魏絳和我
之請賈生餌虜之術其策果可恃乎夫春者天
之所以生也 皇上至仁如天方將對時育物
俾天壤之間無一弗獲其所英雋之士萃在闕
廷其思所以仰裨大政者悉意而敷陳之有司
將拔其尤以獻

問大學君德治效

乙未南省賦場

問恭惟 皇上以溫恭濬哲之資輔之緝熙光
明之學儒紳濟之日奉燕閒時發玉音從容訪
問莫非聖賢之精粹道德之淵源致知力行交

勉互進蓋得二帝三王修德立治之本而揆諸
大學一書尤脗合焉故窮性命之其而不遺事
物之粗因見聞之博而益充智識之妙則物之
格知之至可知矣思無邪毋不敬揭之侑坐以
代盤盂之銘凜然對越在帝左右則意之誠心
之正又可知矣車馬服御無汰侈之私盤樂遊
畋無縱逸之行此見於脩身者然也化行中壺
而私謁不形教孚外里而驕恣不作此見之齊
家者然也是宜表端而景從本固而未茂然求
之法度則有未盡脩求之紀綱則有未盡肅吏
雖屢飭而廉隅不立民雖加恤而彫瘵自如財
耗於浮費之數兵病於虛籍之冗則國未可以
言治也疆狄鴟張而備禦之實多闕中原雲擾
而恢拓之力孔艱四方萬里政疵民隱不獲徹
聞者何可勝數則天下未可以言平也夫脩己
有安人之效明德有新民之功今君德庶幾乎
古而治效則未及其故何邪考之在昔若漢武
帝欲開大道之要蓋有意於窮理者而尊聞行
知何為尚形仲舒之戒唐太宗謂諂諛嗜慾之
交攻蓋有意於治心者而樂身縱欲何為尚頌

魏徵之諫豈苟知者易而允蹈者難強持於輶
者易而安固其守者難歟文帝履節儉先朴素
可謂能捨其身而銅山之賜乃或妄費顯宗抑
後宮敕外戚可謂能正其家而流水游龍之敢
肆尚或踰法豈由儉入奢者易而以義勝恩者
難歟四君漢唐之盛者也由其德有未粹故效
亦似之然則論治於今日其本得無可思者乎
皇上嗜學如渴聽言如流講讀論爭之臣凡有
切劘無不容獎茲又明詔有司俾取議論質直
之上將登進于庭而親策之雲章奎畫所以戒
勵者至憊憊也其為敷析大學本末先後之指
與君德之當盡者若何而加勉治效之未形者
若何而亟圖追迹帝王之盛而盡拚漢唐之美
必有以仰裨淵聽者有司將拔其尤以獻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說

潭州示學者說

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為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絃
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
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
顧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
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
者為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
唐以辭藝取士士為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

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為已而學歟其亦猶漢
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為已而學則理不
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
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
秩而負軒裳斯足矣駟賈其心弗顧也夷虜其
行弗耻也此學者邪正之歧途也請以是淑吾
士可乎端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
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
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
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為忠孝也石子曰學

者學為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為人也三言
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
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
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覲其親者踵相
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
於陽子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
幹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
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
為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入之道
立焉其警言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

問所以學為人者柰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
仁義禮智信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
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
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
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
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
甚異矣而孟子以為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
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
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

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違
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犢也聖愚之分
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
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
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
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
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
焉如負鍼芒而蹈茨棘也吾子幸以為然則願
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微
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端甫瞿然

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瑤請揭其言於學以為士之則

楊繼祖字說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念者念也如不顯惟德即顯也詩人命詞大抵類此蓋言為人子孫當以乃祖為念而述脩其德也德者何仁義禮智信是也唯能自脩其德然後能繼述其祖之德表姪楊繼祖求字於余為本大雅之義字之曰子脩云

禱雨說

雲蒸雨降雖自於天其實從一念中流出故禱祈未效不可怠怠則不誠矣既效不可矜矜則不誠矣不效不可愠愠則不誠尤甚焉未效但當省已之未至曰此吾之誠淺也德薄也於神乎奚尤既效則感且懼曰我何以得此也不效則省已當彌甚曰神將辜我矣吾其能容身覆載間乎蓋天之水旱猶父母之譴怒也為人子者見其親聲色一旦異常戒儆畏惕盍如何邪方其未復當如大舜號泣于旻天時如伯奇履霜中野時幸而復則喜而不敢忘敬而不敢弛

惴惴焉恐親之復我怒也故曰仁人之事親如
事天事天如事親紹定己丑中元前一日禱雨
于仙游山書此自警且以告親友之同致禱者

志道字說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
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
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
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
猶必十五而志于學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
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窮山鉅

海不能限也志之所鄉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
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
善惡二塗維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為之
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主而理
義不能入此堯桀舜瞽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
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
致然聖人之教既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
也曰脩身以道矣又必曰脩道以仁也蓋道者
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
它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

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
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
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
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
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
所以為心猶果毅焉生意不存朽然死物爾此
孟氏言仁之至要也蓋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
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即
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
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

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
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
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蠱賊也
蠱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
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
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剿
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為主則欲為
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鏖
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
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茲吾之

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耻乎昔顏瀆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以不以告它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為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楊端義字說

予婦氏之弟楊君本名宗猷今為易之曰宗道又從而請字焉余謂子伯氏以端仁為字矣欲

以端義命子如何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物者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盍亦勉修其實以毋負命字之指乎楊君曰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之所當然即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為利也

為義則無不利徇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
舜瞋以異豈不甚可畏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
多怨吾子誠諸又曰見利思義吾子勉焉

詹宗楚字說

詹甥名何而字功父曰吾將以法蕭何也予謂
學者當求道而不計功今吾子方學古之道而
惟功是求豈聖賢教人之意耶聞昔楚有隱者
與子之氏名同其答楚莊王治國之問有曰臣
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臣未聞身治而國
亂又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斯言也蓋聖門之
遺指豈春秋列國之士所能道哉子其更字曰
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則推之以及
於家若國斯舉而措之耳其規汲汲於事功之
求而遺其本者烏可同日而語哉子其勉之

揚實之字說

韜仲之子其名曰文華予謂昔人二名蓋有與
父同其一字者若王羲之獻之是也然之特語
助云爾雖同未害今韜仲昆弟之名其上皆曰
文子復同之可乎去文而獨名華斯得之矣華
曰謹如教然華之年且冠願求所以字之者余

聞揚子有云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今以實
之為子字如何夫言語文章者飾身之華道德
仁義者修身之實二者蓋不容一闕然孔門之
教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故游夏之文學不
可先淵騫之德行其序固如此也然則所謂實
者將曷從而用力耶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義之實從兄是也子誠有意於為己之學則當
自夫二者始不然則非余所敢知也故為之說
以授之俾知勉焉

蔡仲覺名字說

仲覺之幼也文公先生命之曰模及其長也又
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指果焉在耶某嘗
聞先生有言為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
一字為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身心置在模範
中既不妄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其理則心地
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其所以
名仲覺與所以訓仲覺者其皆以是與蓋為學
之大本敬與致知而已矣伊洛君子既以此開
示後學使知表裏交進之方文公先生推明其
說不一而是傳中庸也既曰非存心無以致知

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其釋大學又欲學者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地窮衆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凡此皆學者所共聞至於親筆以命其名援古以勉其學則惟仲覺得之而它人不與也然則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以立其本斂然不踰於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既以自覺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生付授之意矣仲覺之諸父皆以明道自任者也歸而求之常有以啓予之未悟者顧其何足以辱姑誦所聞以塞其請云

呂敬伯敬仲字說

永豐呂氏之二子過予於粵山精舍相與講學焉將告歸合辭以請曰某之昆弟名中與仁者吾親之命也中之字曰仲仁之字曰山而各配以甫者友朋之教也吾親之命某等當終身佩之若交朋之所以教則有未之悉者且中與仁之義果若何而區別耶先生為講明之而更有以字之則幸甚予謝不敏而其請益厯則告之曰昔者聖賢言道之極致其目有三而已堯舜

禹之授受則曰中孔門師弟子之問答則曰仁而子思孟子之立教則曰誠是三者果一乎果二乎竊嘗思之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無偽妄之雜也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偏倚之失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蔽也是三者皆道之全體也唐書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蓋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今吾子伯仲之名或以中或以仁其亦假之以善稱謂耶抑真有意於求道也夫苟有求道之心不可以不知入道之要昔

者子程子嘗言之矣曰敬不可謂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敬之中有仁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也吁子程子其可謂為人之切歟夫中者性之德也仁者心之德也性無不中慢易以賊之斯有時而不中矣心無不仁物欲以汨之斯有時而不仁矣古之君子惟察乎此故喜怒哀樂之未發必敬以養之如對神明如臨師保所以全其本然之中也視聽言動之非禮必敬以克之如殄寇讐如去蝨賊所以全其本然之仁也動靜相涵表裏交進則天理渾然人欲熄滅

自內達外無往而非中由體之用無適而非仁
矣蓋曰中曰仁萬善之所由出而敬也者又中
與仁之所自立也請以敬之一言而易伯仲之
字可乎嗚呼一念之放逸非敬也一言之矜肆
非敬也一動之躁輕非敬也實未至而豔於名
中無本而後於外九此皆非敬也子歸思其所
以名又思其所以字反躬以求之格物以精之
謹之於方寸之微而體之以踐履之實若是庶
不辱吾字矣若曰假之以善其稱謂而已是豈
予之所望也哉

李自脩祝詞

予友果齋李君公晦之子治年十有五銳志于
學過予粵山之麓請字焉為本大學之義字之
曰自脩而祝之以辭曰於惟李氏世有德人懿
哉澹翁鄉黨稱仁果齋承之志慕聖闕探討服
行是究是力巍々紫陽百代宗師英材雲後遠
嗣泗沂君居其間寔曰高弟得諸心傳親切超
詣迺懼鼎田廼官儒宮藹然德聲日大以崇厥
志未疇奄忽颺逝匪君是懷實憫斯世青蘊之
託賴此佳兒曰考克承式慰我思維乃先君以

治命子欲稱是名可昧厥指稽諸字書義取攻
治盍即斯言繹之味之昔在曾子猶日三省矧
是初學可忘肅警子質雖敏必重以持勿儼勿
浮廼德之基至珍且良結綠垂棘孰知其功它
山之石爰酌古訓字以自脩琢之磨之至善是
求欲身之脩其必由學玩意遺經景行先覺有
道是師勝已足朋擇善固執謹思篤行庶幾果
齋典刑有繼服膺斯言罔或失墜

劉誠伯字說

予友劉君慶先始名應則字定甫歲作噩夢有

以先登告者遂易今名是年秋果以易學冠鄉
選或謂君盍更其字君以屬余余惟周官六夢
之占獨所謂正夢者不緣感而得餘雖所因不
同大抵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
也有真有妄夢亦隨之雖昔聖賢不能無夢惟
其私欲銷泯天理昭融兆朕所形亦莫非實高
宗之得說武王之克商皆是物也若夫常人則
不然方寸之靈莫適為主欲動情勝擾之萬端
故厭勞慕佚則徒步而夢與馬矣惡餒思飫則
糞食而夢梁肉矣若是者皆妄也至於因夢而

獲若主父茗榮之歌叔孫豎牛之兆似有其實
矣而卒以基莫大之禍寔其果可憑耶非夢之
不可憑也感之妄故夢亦妄也予觀中庸論前
知之妙而斷之曰至誠如神夫誠者無妄之名
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有生之類其孰無之而
舉世滔滔率流於妄者以人賊天之臯也故先
儒之傳易曰動以天則無妄矣嗚呼一動之微
而天理存亡於是焉決豈不甚可畏哉今請以
誠伯易子之字如何夫以誠伯之材得於天既
甚異而疇昔之寔孰不以科第爵秩相期而予
獨惓惓於是者彼之所期者外予之所期者內
也然則誠何所自入曰自敬入敬奚所自始曰
自戒謹恐懼始昔之君子晝參諸言行以質其
學之進與否也夜考諸夢寐以下其所得之淺
與深也吾子誠能汲汲於斯涵泳優繇日進弗
止則將動靜一致也夢覺一如也夫然後為敬
立誠存之驗然予亦知之而未能至者斯言也
非獨以勵吾子且因以自勵云

陳平甫三子字說

陳平甫之三子曰琰曰瓚而一未名間謁余使

字二子而名其季焉予謂周官裸圭有瓚用之於廟記者也若琬與琰致命於諸侯者也三者之用各有所宜然其質則皆玉也夫祭祀聘問征伐皆國之大事其器必用玉焉蓋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夫物猶以備德為貴而况人乎故欲名其季曰琬而字琰曰德元瓚曰德仲琬曰德季庶幾三子者思其名之貴則知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各自勵以全其美不亦可乎平甫曰然遂書以贈

詹景辰字說

微月墮西嶺燦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上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寢感無邊方

友人詹兄名樞求字字以景辰蓋北辰者天之樞也天之轉運無窮而樞常不動心之應物無方而所以為感者實有似乎此故以景辰命之詹兄其有以景乎此也今以文公先生所作感興中一篇貽之云嘉定庚辰孟秋下弦日淵書

心者人之北辰漢儒釋孟子已有是言矣至文
公先生感興詩發明此理尤極其妙蓋衆星皆
動而辰常靜故能為二十八舍之主百體皆動
而心常靜故能為一身之主然所謂靜者豈兀
然枯槁之謂哉寂然不動者此心之體感而遂
通者此心之用顧其所以動者如何爾以理而
動是謂道心以欲而動則為人心道心之發純
乎天理酬酢萬變其主自若則雖動而未嘗不
靜理為主而欲聽命湛然清明物不能撓則雖
人而未嘗不天矣節齋之所以屬吾景辰者意
或在此故某也敢申言之

詹景辰四子名字說

詹景辰有子四人謁名於余予為命其長曰然
次日輝又其次曰炎幼曰炤景辰曰四子之名
敬聞命矣字雖既冠之事然願豫有以教之俟
異時體而況之也予謝不獲廼為之言曰夫火
之始然其光熒熒沃之則滅燭之則盈火有盈實義見
揚雄解朝其在於人善端初發廣而充之斯暢以達
然之字宜曰克輝光之發積盛乃致釭以膏明
辨以薪沸蓄德之義篤實為先由美而大其序

亦然燁之字宜曰實兩火相儷其執孔炎陽亢而極抵以為愆必媿以水斯曰既濟剛柔相資繫德之貴炎宜字之以濟赫々大明旁燭萬理燁火之微其照能幾惟公則溥惟私則偏以公滅私廼識其全炤宜字之以公予聞古之祝辭曰弃爾幼志順爾成德今我斯言維古是式爾齡雖穉其豫戒之勉女問學敬女威儀因言思義即名求實適觀厥成期之異日

王去非字說

始予與九江王君為僚于金陵相好也君名遂

而字穎叔予疑焉鍾山之別余從容語曰子之學以顏魯自期者也而其字則有取於戰國策士之談抑何名實之戾邪君曰此朋友之命而非吾先人之意也其盍為我更之予謂因名以制字因字以自儆則去非為宜蓋遂之為言將成而不可已之謂也故曰遂事不諫然善焉而遂之可也不善焉而亦遂之是耻過而作非也予故曰去非為宜雖然是是非非之決豈必已形而後為趨舍哉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言吾先聖以顏氏子為庶幾以其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後行也異時因哀公之問又以不貳過乎之夫顏子之所謂不善豈有可指之疵而所謂過者亦豈有可名之失毫芒之微有動于中即渙焉冰釋矣此顏氏子所以幾於聖與又嘗思之幾者動之微言之先見者也是則萌動之初有言而已而先儒乃曰幾善惡何哉蓋九物之始未有不善者也始焉弗察則反善而為惡直一嘔吸間爾故君子之學必於其幾而用力焉幾之未形敬以養之及其將形敬以察之其惻隱邪其羞惡辭遜與是非邪此道心之萌而易之所謂吉也推而達之唯恐弗至其可不遂之邪反是則為人心之動善之與惡於是焉分是則遂其善者而去其不善者此正吾用力之機也吾子以謂如何君曰然去是十有五年而後能筆之於牘為字玉去非說

吳仲本字說

予之鄉友吳君少開豁有大志眎世俗迫隘若不足已容則慨然曰天地間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自名而舉于有司既得之又屬余為之字余曰子將以海自居乎抑將學而至于海

乎由前之說則子既以大自足矣予尚奚言由後之說則子方務進而不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義為子告可乎吁水之能流而不息以至于海者以其有本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夫山者泉之本所積者厚則其流不窮不然則溝澮之集其涸可立待爾故字子曰仲本子其循名思義顯脩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大而不為大予不為子願焉

俞深父字說

嚴陵俞氏子齋謁余更其名予曰是不必更也

昔人云淵沚澄深是則淵之為義可識矣今請仍子之名而字之曰深父夫學者之於道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史稱揚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余取以為法焉故亦以字吾子

孫子陽字說

盱江孫君南謁字於予予語之曰四方一也而古者聖人獨惟南之鄉豈非以至陽之所在乎夫陽生於北盛於東至南而極矣陽不極不為乾善不極不為君子易於陽之將進則引而伸之於陰之將萌則距而塞之善治身者亦然故

過而遷善克己而復禮皆進陽消陰之事也子誠有意乎則願以子陽為子字嗚呼子陽其思所以用力乎哉子之鄉有南豐先生嘗字其學者而警之曰子毋徒善其稱謂而已僕請借以為子規

陳子公字說

永嘉陳侯均以尊君之誼易今名且告于西山
復真某曰盍為之字予按字書均者平也等也
徧也周禮一書言均民均國者非一詩之刺尹
氏曰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而吾先聖亦曰不患

寡而患不均也然則斯名之義大矣夫處物之
平視物之一及物之周三者天下之至善也雖
微聖賢疇不樂諸然世之人訖莫之能者有以
賊之也賊之者何曰私而已爾是物也其萌財
鍼芒其害溢穹壤楊氏為我一毛弗捐白圭壑
鄰千里成淵職是故也昔之君子自事其心惟
日三省一或有是則猶去食根之蠹迸伏垣之
盜疾起而赴之不敢或後者以是物也宄吾靈
臺則欲勝而喪仁利滋而毀義嶮巖橫出焉得
而平町畦角立安得而一愛惡多岐又曷從而

周徧邪故私者衆慝之源而以公去私者萬善之本也吾子敏學而好脩且有志於及物者請以子公為子字如何侯竦然曰此一字箴也願幸而筆之於牘以為吾終身規予曰唯唯

裕說

大易三陳九卦而曰益德之裕也夫益之所以裕者何哉見善則遷而衆善皆歸焉有過則改而纖惡不存焉優游天理之中而無人欲之危迫夫焉得不裕然聖人又言益長裕而不設譬之苗稼然浸灌滋培日加益而不自知是之謂長裕若有設張造作之心則是樞苗而助長矣何裕之云馬君伯華問裕說於袁子袁子語之盡教之至而復以問予予謂伯華而能克此心夫焉往不裕故以所聞告之

劉嗣忠命名說

建陽劉君純以儒家子慨然有當世之志方盜起汀樵全閩皆震動建陽密接昭武人情尤憂危君獨傾貲募壯士為扞衛鄉井計嘗一再與賊戰劉其鋒昭武守王侯遂請于朝改宣教郎知邵武縣時王師在汀劍諸盜次第平獨下瞿

負固不服有司數諭之無降意君不欲累王師
徑提所將兵擣賊巢拔柵欲入會日且暮衆寡
弗敵死之招捕使以其事聞詔予一子官嗚呼
君雖死其義凜烈然猶生也世之異議者顧從
而訾之謂其輕身以挑賊夫使當世之有官守
者人人能重國事而輕其身人人能不畏賊而
敢與之角區々蛇豕之群安能長驅深入所至
如蹈空虛之境乎莫難於死而猶忍交喙以議
之其不與人為善亦甚矣賴 朝廷清明崇獎
忠義錄其子以官於是君之大節昭然暴白於
世君之子年雖幼而夙骨不凡蓋必能保其家
故為名之曰嗣忠使知勉焉紹定五年十一月
癸丑同郡真某書

箴

思誠箴 為陳若虛作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
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為物誘
性逐情移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
相似形雖入斯實則物只皇々上帝命我以人
我顧物之抑何弗仁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

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
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已千弗至
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
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焉一真諸妄弗作孟氏
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
作聖之本歸而求諸實近非遠

勿齋箴

箕子陳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顏淵問仁夫
子既告之以克己復禮為仁至問其目則又告
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而思不與焉何哉某嘗聞之勿之為言禁止之
謂也耳目口躰因物而動非心為之主宰其孰
能止之然則勿云者正指心而言也特學者弗
之察陳無競以勿名齋某請推演其義而為之
箴箴曰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々之有心其孰
不仁人而不仁曰為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
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紛天理晦冥於焉
有道禮以為準惟禮是繇匪禮勿徇曰禮伊何
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為言如防
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

機牙既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驟孰範
其驅維繫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之兢
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鈞馳孰敢
奸命衆形後後統于心官外止弗流內守愈安
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考盡
苗長醅化醴醇方寸盍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
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垤其封凝
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

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良所以為
物之始終夫一晝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
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
聞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
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
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
衷雖終日乾之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
之際尤當致謹戒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
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
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

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皎
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
奚庸爰作歲以自發常凜之于瘵惘
頌

潭州復稅酒頌

嘉定十六年五月戊辰有 詔復潭州稅酒灑
守臣某拜手作頌以紀其實俾邦人父老咏歌
於無窮其詞曰

洞連之南
維楚舊服

衡嶽之麓
歲在元默

盤盤大都
帝命下臣

錫爾麾符

惠鮮我民

予闢四門

視聽無隔

一夫傷嗟

若在朕側

臣拜稽首

帝仁其天

奔走奉承

敢或弗虔

來說于郊

訪爾父老

女欲女言

女感女告

昔豐且腴

曰維樂都

今瘠而瘁

曷其致諸

父老曰嗟

民瘼孔庶

若時權酷

斯患之鉅

為法寔民

莫如精丘

欲措于安

維舊之由

廼案圖書

廼誣掾史

廼奏廼陳

請復其始

昔在中興

舍權而征

民既胥樂

官維省刑

有臣棄疾

易征而摧

正論盈庭

爭折其角

皇皇孝宗

有詔赫然

曾是藩臣

廢置可顯

藩臣為誰

前恭後丙

維利是漁

罔顧君命

科調絲紘

徧于屬州

禁如牛毛

犯者愈稠

維帝命臣

邦本是殖

臣不以聞

其辜當殛

天子曰嘻

念彼遠人

其可爾奏

往敷吾民

臣既承命

斟酌損益

爾俗所安

無改於昔

爾賦所入

則惟其輕

維以便民

匪曰取贏

爾有父母

孝養宜厚

歲時奉觴

以介爾親壽

爾有宗族

若第若昆

獻酬交歡

愛敬斯存

爾飲于鄉

少長是序

銷其爭心

復爾淳古

維以成禮

勿繼以淫

苟酒且淫

則匪太守之心

咏歌太和

沐浴膏澤

於斯萬年

毋忘我

天子之德

作此頌詩

碣于通達

維後牧臣

勿替引之

銘

西齋銘

心誠求之父母之保赤子不怠不疾聖賢之待
頑民大慈平等佛菩薩之憫衆生深心惻怛大
醫王之救病者為政者以是存心庶乎亡負長
人之寄矣

虛舟銘

余嘗喜誦莊子虛舟語長沙郡齋有小
室名方舟欲易之未暇也雙井黃子迺

以為名余忻然為作四言

萬斛之舟不楫不維激々長川縱其所之云誰
有舡適與之觸舟本何心奚怨奚讞德人天遊
其中休休我無愛憎物自春秋雨露零々孰知
其德雪霜凝々豈曰予刻伯氏無尤季平見思
懷哉兩賢心事可師紛紛小夫欲蔽私室森然
戈矛動與物敵涪翁有言吾誰踈親子令自名
豈其後人世塗漫漫濤激浪洶往安子行萬變
勿動

蒙齋銘并序

桂陽史君張侯某以蒙名齋西山使真
某取果行育德之義為之銘其辭曰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弗具維象
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
其敢違息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
一源驗之義經厥指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
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
之初其流涓涓其出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
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止出乃
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

是以君子取法于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為維行
有本繫德焉出是滋是培其躰乃立靜而養源
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
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賚有此孫
揭名齋靡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
由之作聖之地

楮衾銘 示子志道

楮君之先勝同厥宗麻源湛盧豈其分封粵有
智者創之為紙傳聖賢心衣被萬世巧者述之
製為斯衾覆冒生人厥功亦深朔風怒號大雪

如席晝且難勝况於永夕豈無織纈衣以厚繒
擁之高眠可當嚴凝井地不行民俗多窶終歲
之屨弗給布絮一衾萬錢得之昌繇不有此君
凍者成丘我嘗評君蓋具四德盜弓春溫皜兮
雪白廉於自嚮樂於燠負誰其似之君子之仁
我方窮時惟子與處豈如弁髦而忍棄女不軟
而盟偕之終身且將傳之于萬子孫咨爾小子
惟素可寶敝緼是慚豈曰志道奢不可縱欲不
可窮去華務實前哲所同以侈致喪何羨乎季
倫之錦障以德見欽何陋乎溫公之布衾忭心
一開其流曷已獸攫狼吞寔自茲始故曰儉者
廉之本廉者行之先吁嗟汝曹可不勉旃

綱齋銘

為東巖王次點作

衣錦綉衣裳錦製裳有美于中而弗自章云胡
昔人若是其晦為已之功無與乎外慄焉戒惕
于隱于微我欲亡愧匪蘄人知克實光輝其積
莫揜而我之心惟一韜斂細人有善汲汲暴揚
敝緼綱齋銘文錦外張執知聖門回愚參魯樸兮
若無綱齋銘其綱齋銘中庸之末九八引詩聲臭泯然
繇此綱齋銘其綱齋銘乎肯哉聖學之妙入德之門曰惟

傳絜齋心得慈明隨方寸虛明燭千里是為鄒
山子表子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題跋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庵記

安濟坊既成欲自為數語志諸壁未暇也偶得
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
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
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
使自為之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榜于
維摩室以示來者庶幾有所感動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觀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為一世奇士也可知矣予聞青城峩眉諸山往往有隱君子在焉而世人莫之識如安君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用之卒留落東南以死其可惜也夫其亦可歎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端憂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記將與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廼筆為一篇其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文勢有闡闢予再三讀歎息不能已政使自為之復何以過此哉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異以仲堅之學力誠能充長不已則其議論文采又將以進乎此者予將屢歎而未休也歲壬午孟秋十日某書以勉之

跋豫章黃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盤薄充塞無處不有顧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為德材士得之以為材好文者得之以為文工詩者得之以為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

物者之所異有不同邪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曾中擾私欲萬端如聚蟻虻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將焉從人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奚慮奚營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歛而凝與元氣俱貞泮奭而休與和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黃子橐其詩數百首謁予於星沙予眎其人襟韻豁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為言之行乎勉哉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詩之進否矣雖然予所以竢子者豈獨詩也哉

書譙閔王事迹後

按譙王初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賊其後魏又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戰死又遂拔長沙則翼之與城蓋相為存

亡也魏人以檻車載譙王及易雄送武昌王既中涂被害雄之與王又相為存亡也二人者不獲從王之祀可乎又王之舉兵宜都內史周級使其兄子該詣長沙申款魏人等攻湘州急王遣該及從事周崎間出求救皆為邏者所得崎既抗解揚之節該被拷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謂志義之士矣該雖非王官屬然實為王而死崎既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之被執佐吏奔散惟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以從不離左右雄既為人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喪至都塋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略同而雄又以死聞階既與祀矣雄與延乃未之及何邪若鄧騫者雖有先知之明且嘗為王求援於甘卓卓留之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為魏人別駕毀節事讐良所未諭今以劉翼易雄桓雄武延周該並從祀于廟而黜鄧騫庶以昭君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韋冠叟困齋記

冠叟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乎此身未嘗困也

今則真困矣易於澤無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孰不知之一旦居窮處約焦然如鮒之在涸轍其能真委之命而不戚嗟涕沱者幾希蓋理未窮性未盡而所謂命者亦知其粗焉而已聖人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極而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顧不深哉學者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后能盡性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曷嘗有二邪富貴而不知命志未嘗不鬱困窮

而知命志未嘗不紓此致命之所以遂志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冠叟其有味於斯言則天之所以厄冠叟者祇所以玉冠叟也予方歸隱西山將以是自勉冠叟其亦知所勉哉異時望予之眉睫而知其志之遂與否也

其極本伊川說後見本義以致命為委致其命乃知推致之說未盡姑記于此

了翁帖

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山陽盜歎之餘衰索殊甚隨緣安處蓋所謂素

患難而行乎患難者故雖嶺陬海隅蠻煙瘴雨
之地未嘗不安也况山陽乎高風凜然可畏而
仰

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
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
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
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
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
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
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君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
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為
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為豫章黃量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敢
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
氣盤礴充塞無處不有顧受之者何如耳詩曰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
夫必至寶之器然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胸中
擾之垢汙萬端如聚蟻虻如積糞壤乾坤清氣

將焉從入哉清氣不入其中則雖求片言之有味且不可得况能摹寫大化羅絡萬象道人所不到者乎黃生頗以余為知言谷口鄭君示予所謂飯牛集者其詩清絕可愛讀之如咀冰雪意必有得於此故書以勉之

跋蕭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龜山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為泉流而作然玩其辭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尚寶之哉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蓋耄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張忠獻公作此銘於易賁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忠文公與公均為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畧同旨後之君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其旨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
詩後

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
誠父亦余斯帖使共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
函菁浮香我讀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刑
猶在謂仲誠也尚為斯文努力自愛

跋陳復齋為王實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
此箴遺予嘗揭之幙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
復齋陳公師復又為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
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
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跋郟氏族系

郟氏本末具見於春秋夫耨婦饁相敬如賓此
其所以興族大而侈惰弃君命此其所以替然
則一敬一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
春秋後數百年而詵顯于晉自晉後幾千年而
大治君復以高第有聞于時東坡有云君子之
澤豈止五世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
哉侍郎王公既為辨其族姓之所出予復為推

其盛衰之繇以書于後

跋揚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舡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舡飄落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舡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

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捕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揚君和父刊本以傳輒誦淺聞下一轉語庶幾觀者不無小補云

跋傅侍郎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侍郎傅公奏議十卷建安真其伏讀而歎曰嗚呼此是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昔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尺直尋之問反復論辨終之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學者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

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寵祿餌於前而刑禍休於後鮮有不委已徇人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一絀而悔者有矣若再三絀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於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昔亦無幾焉求之於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者三初為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為郎為卿典領餉事其去侍從無幾也晚為諫大夫勸講經幄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它人處此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顧何嚮弗獲而公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胄始用事既逐宰相以顯大權遂欲借朋黨之名以空在廷之善士中外震懼無敢撻其鋒者而公以小臣進對獨懇懇為上言之曰自昔國家之患其始皆萌於好惡之私而其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拯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繇此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胄用事歲久微倖不賞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於是邊釁浸開而在廷無復異議者公因火炎既逆論其不可出使鄂渚復因董遠事一再昌言于朝

乞諭邊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侂冑深陳其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罷斥以歸及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靈筭具奏上亦思公之忠擢任諫爭宜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於其職蓋公之為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安危知範我之驅馳而不知詭遇之有獲故屢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為諫官御史四年論事九百六十餘章公在諫垣財五十餘日所上亦十有三奏觀其欲脩后範以正化本斥闖尹以遏姦萌合異同以銷朋黨辭氣和

平直而不激藹然有獻簡之風至解嚴言職遷吏部侍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如出一轍嗚呼偉哉唐史稱魏謩議論挺挺有祖風烈嘗考鄭公之後歷十有四朝而後有謩今傳氏自獻簡公以清忠直節為元祐名輔弼再傳至忠肅公以至至忠大義為有宋伏節死難之臣又再傳至公以精忠遠識為嘉定名臣之冠由是觀之其賢於魏氏遠矣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濟時艱而公耆艾精明屹然為國壽雋一朝幡然而起付以大政盡行平昔之言而措斯世於大

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矣某既幸挂名於奏議
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己卯正月敬書于溫
陵郡齋

石鼓挽章祭文後

嘉定十年某自江東漕計移守泉提舶使者趙
侯崇度實攝州事侯丞相忠定公子也慶元初
忠定公以讒去位薨於衡陽海內之士知與不
知皆為流涕某時年十八九以進士游都城聞
被誣始末已知切齒痛忿念恨不請尚方劔以
誅姦臣其後官于朝始獲與公元子吏部游相
好及來南復代侯為郡且聯事又締姻焉間相
與道初元時事往往語未終輒相飲悽然泣數
行下某曰侯知先相國所繇致禍者乎三代以
前元老大臣若咎夔伊傅姬召之倫皆福祿終
其身而慶澤流於後豈獨為善之報哉人心正
而世論公讒慝不行其間故也然周公之聖已
幾不免羽譙音曉之詩至今讀者猶為公太息
吁亦危矣使無雷電大風之警成王終不悔悟
周之為周特未可知也夫以周公之聖成王之
明又當人心正世論公之日且猶若是而况於

後世乎則夫盡忠竭節之臣常困於讒口而不能以自白固其所也然是非者人心之天可蔽於一時不能使不復於後日惟其復有蚤暮故其禍有淺深其嘗竊論近世大臣功在社稷而不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與忠定公是也忠愍攘卻暴虜遺邊鄙百年之安天禧之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遷文正乘熙豐末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平而其沒也有朱崖之貶忠定以同姓之卿戮力帝室挈大明而東昇轉危機於反掌而有零

陵之徙三君子盡忠於國大抵畧同而受禍亦畧相似然雷州之行未幾神文親政讒者聖紕者舒公雖不幸隕沒而褒飾光榮誣枉昭白故天下幾危而亟安忠定之斥十有三年權臣顛執國命至于兵禍作生靈暴骨者數十萬而後聖主赫然收還威柄伸久鬱之冤故天下既危而漸復獨溫公不幸更紹符崇宣之變群邪踵躡用事者三十餘年卒之大戎內侮二聖播遷然後是非以定故天下遂亂而幾不可救由是觀之正人君子之進退伸詘豈一身一家之

利患哉為人上者可以鑒矣至於小人之害君
子其志本以徼權利盜寵榮及公道既明卒亦
不免故姦詐窮而丁謂竄咎既盈而蔡氏僂罪
釁極而侂冑誅皆流毒遺臭死有餘責彼三君
子者身沒而道光事久而功白千載之下望其
風烈如神人然是果孰為失得邪十二年八月
侯奉詔守邵陽將行以諸公所為忠定公挽章
哀詞示某曰子其可無一言乎某謂公之勲烈
不埃贊誄而明獨其已然之迹有可為殷鑒者
故樂為侯道之而其撫事典懷感今悼昔又不

勝其慨然也中秋日建安真其敬書于忠獻堂

蔡真人誥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詔泉山清源洞冲應
善利靈濟真人加昭博之號為八字真人先是
十年夏五月不雨臣始至官問僊祠靈官之著
驗章灼者咸以真人對臣亟禱焉未幾遂雨是
年冬旱臣往禱焉又雨越明年春泊秋膏澤時
至田高下磽腴皆告稔米斗百錢黃馘稿項之
叟謹曰昔未曾有也非真人之靈實大庇吾土
顧安獲此哉於是相帥以其事白於州州諭于

部使者下其書旁郡審覆之如本州言乃以聞
天子嘉焉命有司撫其名之顯且大者以旌真
人之功嗚呼美哉謹按真人蔡氏世傳其系出
晉司徒文穆公謨文穆八世孫夔節度嶺南歸
至泉以歿子孫因家焉真人事唐為金部員外
郎太原守晚棄簪紱隱於州之北山脩辟穀鍊
氣之術以方技濟人既仙去歲久而其靈愈章
皇朝崇寧中始封虛應先生紹興九年封冲應
真人二十二年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靈濟
至是遂加昭博焉臣竊觀前世人主崇尚道家

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蘄福應徃往受媒
方士為百代嗤惟我 聖朝受天眷命以作神
主凡老氏浮屠氏與山川祠廟之靈惟能時雨
暘弭蓄沴有功於人者迺始錫號名秩祀典否
則雖竒怪詭特有不與焉蓋志在斯民而不自
為此其所以跨絕前代也又惟真人之清虛澹
泊未嘗震耀威福以警動世俗耳目而民之歸
仰自不能忘朝廷褒封之典自不能已亦猶有
道君子為善於幽隱聞寂之地不求人知而卒
不可掩豈不尤可貴也哉臣 既以所下制書刻

之梓而又叙其本末使後世知 聖朝所以寵
命真人而真人之所以膺受寵命者其大指蓋
如此以備清源故事云十二年八月甲子朔具
位臣真某記

梅溪續集

慶元中某竊第來歸鄉之儒先楊君明遠出一
編曰南遊集以示某曰此永嘉詹事王公之所
作也某時尚少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晦庵
先生所為梅溪集序則已知公為一代正人矣
及得此編益加鄉慕宦游二十載率齋以自隨

若讌邑宰與中和安靜堂等詩口之孰焉嘉定
丁丑蒙恩假守獲繼公躅於四十七年之後邦
人父老語及公者必感激涕零莠夫牧兒亦知
有所謂王侍郎也公何以獲此於人哉蔽之以
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之為人襟度精明表裏
純一其立朝事君空臆盡言撻龍鱗而不悔者
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摩撫若父母之於赤子
者此誠也至於為詩與文絕去雕琢渾然天質
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倦倦
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宜泉人之味嘆

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浸或剝缺屬議
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其言公勸農戒訟等文
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夔通守莆中亦出
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流風日以
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而况藹然仁
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併刻之命曰梅
溪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已卯九月已亥建
安真其記

歐陽四門集

歐陽四門集鈔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已卯郡士

林彬之為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曰黎韓文公蓋
亟稱之至黃璞為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
節觀者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嘗為文
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潔千載之誣余曰四門
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將
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
也不載之編未亦可也雖然有一焉自世之學
者離道而為文於是文自命者知黼黻其言
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騷者有登牆之醜能賦者
有滌器之汙而世之寡識者反矜詫而慕望焉

曰夫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患不縛何以修
敕為筆力患不雄何以細謹為嗚呼倘誠若是
則所謂文者特飾姦之具爾豈曰貫道之器哉
彼宋玉寓言以諷未必真有是若相如之事則
君子蓋羞道之服儒衣冠誦先王言不惟顏冉
是學而曰吾以學相如也抑何其陋耶四門之
謗不白於四門乎何傷余懼夫士之苟焉自恣
者將曰四門唐名士也而有此吾為之奚尤則
璞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既學者於無
窮也乃判二君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

庶幾有補於萬一云九月庚子建安具其書

儲襄陽申請

右清源儲公行之鎮襄陽時所申請也昔有問
守邊於河沙王氏者王氏曰羊祜陸抗仁人也
可使余謂羊陸豈真能仁者哉然以其當戰爭
之時而不為剽盜殺攘之舉其迹有近乎仁者
是以君子有取焉至於邊民之去敵歸已者則
未聞其麾而距之也而近歲之守邊者乃曰吾
與虜和有日矣中國之民虜之民也虜之民歸
我而我受之是失信於虜也非昔者羊陸不相

侵之義也故寧驅之殺之而不敢救嗟夫羊陸
惟其能全敵國之民故世以仁稱之今其來歸
者雖曰敵國之民實吾國之遺民也殺吾國之
遺民以媚敵國此不仁之尤者也而曰吾以學
羊陸豈不悖哉當開禧時權臣志在興事則以
奴隸之材穿窬之智涉其境而覬其民是以堂
堂大國而為盜於邊也執事者誠懲開禧之失
蓋亦謹教有司毋為邊民之盜足矣為邊民之
父母獨不可乎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吾遺民不幸而厄於
虜之水火其危迫可憐之狀甚於孺子之入井
而未嘗有為之惻然者已非復人心矣况從而
驅之殺之是惡赤子之求乳舉而撲之地也嗚
呼痛哉以余聞之蓋為邊民而能以保民為志
者僅二三人而公其一也始公之初至襄陽則
已料遺民之必來而獻可納不可拒之說矣及
其後也果有樊快明之事焉制閩之臣大書以
揭于邊曰有人吾境者必殺無貸公於是時不
敢為全身遠臯之計條三說以獻于朝曰快明
之黨蓋二千六百餘人急之則懷等死之心勝

之不足為武不勝則邊民魚肉為隣境笑是吾國代虜受禍中原赤子苦其虐政相率來歸若驅而陷之死地則沿邊之人莫不痛忿是吾國代虜受怨河南豪傑朝夕且起聞吾殺附必懷不平之心他日得志將移仇虜之心而仇我矣是吾國代虜受讐嗚呼公之為國慮者可謂切至也已使執事者因公之言集眾思以圖長策必有以慰中原之心而弭異日之患者奈何時論既殊而帥眾來歸者卒殞於邊將之手而公亦以罷歸矣蓋方是時任邊寄者爭以殺附為功而公之持論顧如此宜其落落難合也然公寧不與人合而不敢不與天合夫好生而惡殺者天之道也臯當殺古人猶不敢苟况於無臯而殺之者乎余時方在金陵風霾漲天者累日氣入人鼻皆酸意其必有異也未幾乃有以漢上之事告者撫膺而喟者久之謂天道遠其果信然耶輟直迂愚夙所痛悼因覽公申請輒復慨然有動于中而筆之卷末後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言也夫嘉定己卯十月三日建安真其書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脩在
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
外元脩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
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
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
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齊之死
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
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己卯歲除前十日書于
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
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
不願見也懼為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
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
為汗下吁之人也蓋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
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
不信然因戲書于後以發千古一笑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按郭美又時為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此帖當
是與英又者僕不嫻書學未能辨其為第幾帖
獨觀公秉禮陳義以斥英又之驚而折朝恩之

驕論正氣嚴凜凜冰雪真可畏而仰也或曰英
又小人公顧期之以直諒母乃失言也乎是不
然君子未嘗絕人特人自絕於君子爾英又始
結朝恩後附元載自謂富貴終身可保迄不免
成都之禍世之依憑城社而視清議為不足卹
者可以鑒矣

二吳公帖

正肅公精忠大節諸名流題跋及之詳矣愚獨
感公副西樞時論邊事一疏有曰議者謂夷狄
相攻迺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

練一虜幸勝則氣驕而勢橫別啓貪求必致生
事宜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邊之冊庶幾夷狄
聞之可銷患於未萌嗚呼公之言用於慶曆
故不見其功後七八十年金遼交開廷臣動色
相賀亡復如公之所憂者未幾女貞一勝而橫
迄如公言然後知正人君子為國遠慮雖蒼龜
弗若也因搢遺墨為之太息

正憲公忠誠為國與正肅畧同而所遇者異蓋
正肅參大政時朝列多君子雖危言切論數與
小人忤坐是不果相然始終寵遇不少衰正憲

登庸寔繼荆舒氏曰珪曰確前沮後排其志弗
獲一日伸然猶崎嶇讒邪中陰護正人力扶公
論蓋死而後已以是群姦切齒至興懷素之獄
逞報復之私由今觀之公之清名亮節皦如白
日遺墨敗楮人爭寶之其眎鬼域之徒身死名
滅與鼠狗不異是果孰為得失邪提莞君蓋公
之諸孫方以材業著寔是能世其家者然則吳氏
之興殆未艾也

陳慧父竹坡詩藁

昔王子猷居必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子
猷行不副名見謂汙濁然則子猷固愛此君政
恐此君不愛子猷耳今竹坡君並溪而廬種竹
萬箇而有詩千篇好風涼月長唵其間此君有
知亦當欣然為君一笑也建人真某為作歌曰
萬玉兮森森清風兮滿林有幽人兮高蹈時擊
節兮長唵長唵兮陸續鳳為起舞兮鸞為度曲
羗此樂兮誰知雖篔簹兮亦足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
文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 乾道 淳熙

間二先生更相師友以斯文為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况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為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脉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繇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意或在是故併及之

任漢州發策本末

嘉定庚午余與姑蘇黃公並直禁林暇日語余慶元間營揀發策事甚悉予謂任陳林三君子憤權臣之顛恣奮筆詆呵而忘其禍之及黃公憫善類之蒙害悉力全護而不計其身之危皆

非賢者莫能為也會公求去余適視草遂引是
以晉之僥仰十五年間公與陳林二君不復可
見獨任侯駸歷中外功名燁然未艾也侯嘗反
思當時所以策士者果何所為而然哉愛君之
誠福塞於中有不能自己者爾此即孟氏所謂
惻隱之心天理自然之妙也完而養之勿雜則
異時格君事業特自是克之而已任侯其勉諸

揚文公書王溪生詩

此吾鄉文公書也 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
城始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 咸

平 景德間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
以詞翰名則亦不過與騷人墨客角逐爭後先
爾惟其清忠大節凜凜弗渝不義富貴視猶涕
唾此所以屹然為世之郭郭也歟 其蓬藿之居
距公故第不數里蓋嘗徘徊終日想公遺風而
不得見今廼從公之孫零陵史君獲觀其真跡
斯亦幸矣嗚呼前輩之典刑日遠鄉邦人物既
寥寥其可數而揚氏之後如史君者復幾人其
不可歎也夫其可不更相勉勵也夫

許介之詩卷

子聞介之詩名舊矣歲甲申携其詩數百首訪予於星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不予鄙也皆相期於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以副二先生之望柰何予視其人昂然鵠立其論說今古娓娓不窮則為之悚然曰二先生之知子厚矣然子視子豈直詩人也哉其智畧縱橫可以參閩外之畫其雄辨慷慨可以使不測之虜二先生期子於詞章之域子將竢子以功名之會可乎雖然功名外物爾君子之所性有不與存焉子房孔明非義在於復韓仇討漢賊雖終身巖穴可也豈汲汲於功名斬以自見也哉士苟自重其身則凡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子將進子於道德之場可乎蓋道德者君子成身之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子之先右丞公在艱難時事業雖不克盡究而嘉言直道與李忠定公畧相伯仲天下以正人許之而潛心聖經作為訓傳則又有先儒所未發者介之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夫介之詩詞之敏麗則有諸公之題品在故不復云

胡子知言藁

孟子以知該淫邪殖為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辨白黑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真藁示余敬拜而書其後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天恩呂公清風直節為一世偉人某不及見之

矣而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為主履踐以毋自欺為本富哉言乎豈惟仲誠父當終身服膺善學者皆當寫此一通寘諸座側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藁

周丞相跋云其幼學之年已聞點歎金公彥身為名御史論擊權彊無所避紹興戊午春以母憂去朝服闋秦丞相柳而弗用九年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中以宗正少卿壽皇初即位春待良厚是秋某以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同任後省見公直諫多聞年高而德邵每與從官數其不可及吏部徐侍郎度因為某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度日沈狀元

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
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悚聽惟公在
下坐數搖其首鄉人問故則云某事誤
矣某事非也退而考按信然蓋公於史
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誦迄今不以
史書自隨其學問可知矣至若端重誠
實上不欺君則又有可紀者特表而出
之其兼西掖之二日有旨婉容程氏進
封本位官吏並合推恩內殿止法入特
與轉行即今壽成皇太后也時給舍每
同御激駁其密語公妃賓位非中官即
醫流皆礙止法前德壽推江上龜從賞
今上覃恩並不轉行也近夏賢妃授以當論
奏公數曰君言是也近夏賢妃授以當論
某實未曉已書續行下當今恐相矣君自
繳奏可也某曰若爾尚當商量庚申講
筵公與某偶肯以再拜殿上退而某升
奏何事但望見公再拜殿上退而某升
甫至榻前望見公再拜殿上退而某升
文適金安節說卿欲論婉容位轉行能

止法事不謂卿剛正如此真全才也
便進文字來其然後知公忠直不遂非
又如此章條回授御批依奏夏公位官
吏亦令依條回授御批依奏夏公位官
壽皇可謂後諫如轉國矣後三十四年
公之孫承直即鑄錢司檢踏官箴示公
文藁求予一辭與雅敬題其後以補家傳
關若公文辭興雅如其為人識者自
何待替也慶元益國公周其書少傳觀
致大學生致仕益國公周其書少傳觀
學暖云其隆興元冬請吏部受署一
日謁中書舍人澹庵胡先生坐未定門
外傳呼重客至其亟屏齋房避之凡主
賓四人皆髯鬚皓白衣冠峻整進退莊
敬以問先生之公此為邦彥陳公是時
公此為龜齡王公此為邦彥陳公是時
羣賢克朝氣象如此慶曆元祐間
而茲四人朝者又其選也其名日著望之
若神人然其乃得也瞻其聲尤私竊
自慶以謂雖商山之皓何必成焉後三

十六年得金公之文藁於其孫篋首篇
蓋公所作文恭陳公墓誌銘也讀之終
篇蓋自歐陽公碑王文正公之後才見
此耳蓋二相之文相為頡頏云敬書其
後大慶元戊午季冬中幹日大
中大慶元章閣待制楊其書

觀平園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後臣同心體國
小有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著艾魁壘之
士峨冠委佩畢萃朝廷如二老歸周四皓在
漢也此皆阜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
之治蓋可占矣遐想盛事為之三歎寶慶改元
六月戊午朝請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同修國
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真其書

王舍人元石家傳 公諱介

故集英殿脩撰王公為祕書監時其備數三館
及遷少宗正又以玉牒檢討與纂修之屬焉公
不鄙其愚所以顧待期許者甚厚故於公立
朝本末知之最詳今觀公之子塾所為家傳言
言皆實錄也嗚呼以公之忠誠亮節正學遠識
使得盡發所蘊施之朝廷其益詎可量耶而
一時議論往往柄鑿難合以故不能安於朝
而去既去不復召者數年而公沒矣可勝歎哉
可勝惜哉某嘗竊論公平生所立蓋有汲長孺

王元之之風恨世之知公殊少因讀家傳輒書
于卷之末異時有良史者出未必無取於斯言
云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予讀昌黎公所撰曹王臯碑未嘗不慨然壯其
為人王之帥湖南也代將國良以武岡叛羣諸
道兵討之未克而王後一騎五百里抵良壁呼
而諭之盡降其軍是王以一身而賢師徒數十
萬也方杭卒據城以叛勢張甚趙公旁郡守爾
擁兵眈成敗誰得而警之顧獨奮然投袂曉以

天子威德使凶儻逆類悚焉動心脫錢塘生齒
億萬於饑虎之喙功與曹王埒而艱倍之二公
以帝室之胄遭時多難而能有所成就如此顧
不偉哉然曹王卒以勲名自終趙公未幾即殞
於媚嫉者之手有曹王之才之功而無其命蓋
可歎矣

紹興間雖嘗白其沈寃追秩書殿而

卹後錄孤之典迄為文俗吏所軋不果行尤可
歎也然世未有屈於人而不伸於天者以公忠
烈曾亡一命之賞以壽後而自孫及曾接踵科
級奕奕相照於太常名籍中以予所識若曾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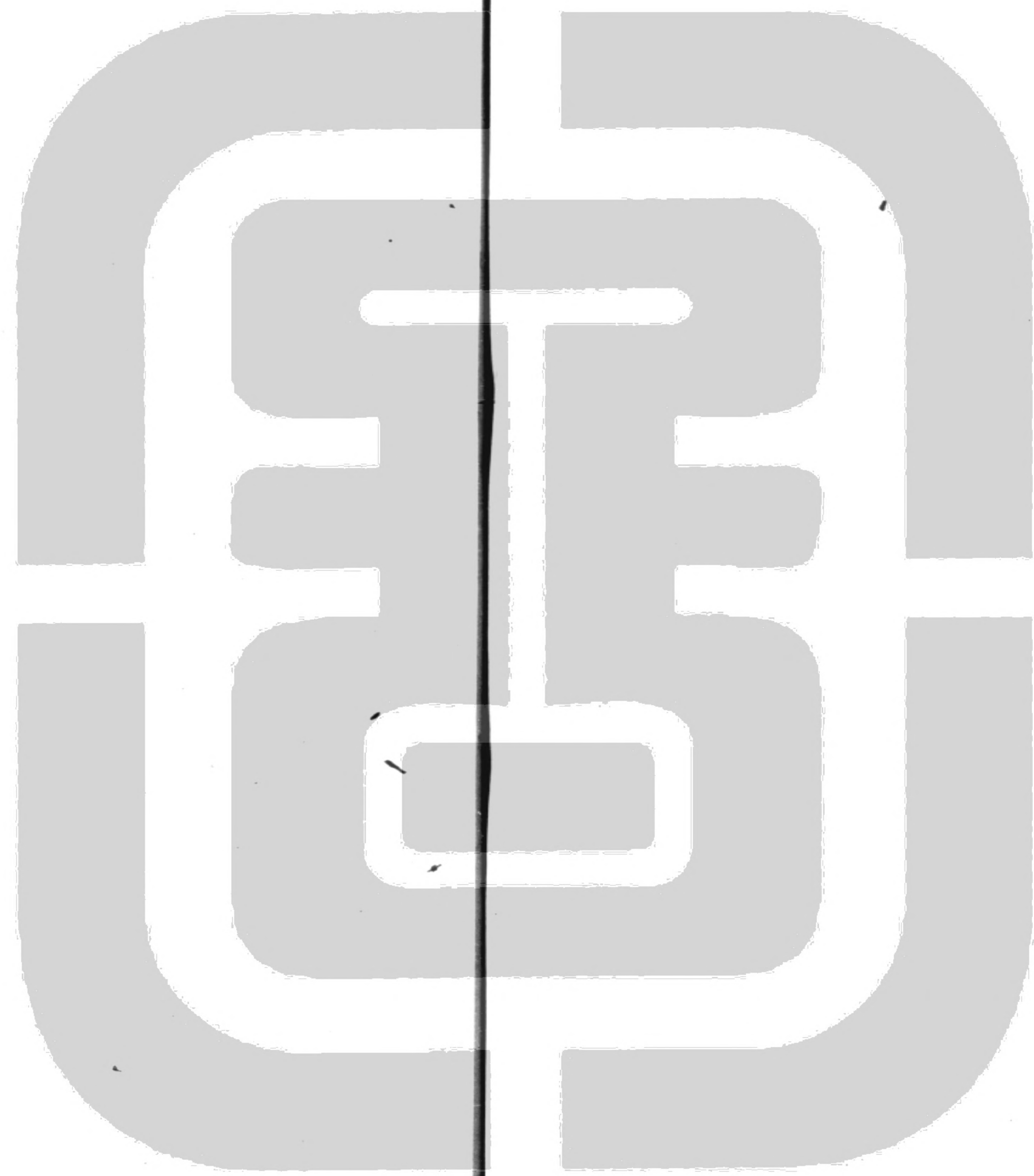
別駕浦城大夫之才且賢蓋所謂王之英瑤而羽之五采者也彼媚公者能厄其身於一時不能使天不昌其後於異日自昔志士仁人所為特立獨行而弗顧者以天為足恃而已嗚呼公其可以亡憾矣夫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予與公晦為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今公晦仙去已七年始於其弟耘叟處見其手寫鄭伯元詩及登太白墳所作用工之深乃如此然則詩之外其所未言者豈少哉昔坡公謂吾於與可知之者蓋亡幾其不知者不可勝計其於公晦亦云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令人愴然興九原之悲云紹定庚寅十月甲子西山真某書

想子水州城... 文... 卷... 五... 上... 一...

西



聖